

寒山詩闡提記聞

下

河村藏書
第 76 號
文學
第 29 號第 3 冊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5
3

17-3止

文章 17
W105
3



寒山詩闡提記聞卷第三

大海水無邊魚龍萬萬千遞互相食噉兀兀癡肉團爲不
心了絕妄想起如煙性月澄澄朗廓爾照無邊
淮南子齊俗訓云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兀而隴切忙也
雜也

○評曰此詩說一切有情類互相噉輪回不止

目見天台頂孤高出衆羣風搖松竹韻月見海潮頻下望
山青際談玄有白雲野情便山水水志慕道倫

○評曰此詩述天台境謂寒公自得的

三五癡後生作事不真實未讀十卷書強把雌黃筆將佗
儒行篇喚作賊盜律脫體似蟬蟲齧破佗書帙

聞是已開卷三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吉氏寄

010185186003

雌黃書言十二議論反復曰口中雌黃晉王衍善玄言義理有所未安隨更改世號口中雌黃註曰雌黃者古人寫字有誤以雌黃塗而改正之王衍就口中改變不待於紙上改儒行禮記篇名也律者律呂萬法所出故法令謂之律釋名律累也累人心使不得放肆也蟬蟲書中虫也帙書衣也

○評曰此詩責無賴後學不知養人才妄好為人師心高如山嶽人我不伏人解講韋陀典能談三教文心中無慚愧破戒違律文自言上人法稱為第一人愚者皆讚歎智者拊掌笑陽燄虛空華豈得免生老不如百不解靜坐絕憂惱

韋陀者外道書也名義集半滿書籍篇梵語韋陀此云智論知之生智即邪智論也上人法楞嚴經六曰各自謂已得上人法眩惑無識恐令失心又曰或求世間尊勝第一謂前人言我今已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道辟支佛乘十地地前諸位菩薩求彼禮懺貪供養

○評曰此詩責廣學多智未得謂得未證已證底癡人如許多寶貝海中乘壞舸前頭失卻桅後頭又無舵宛轉任風吹高低隨浪簸如何得到岸努力莫端坐

○評曰人人本具自性箇箇圓有佛心名之髻中真珠稱之衣內至寶為未見性所見思雲霧蓋覆所貪瞋家

賊劫奪外無持律善巧內乏定慧熟果生死海中恰如
破壞朽舟無桅無舵所色聲等六塵沈沒所譏譽等八
風漂流不免永劫苦輪鎮爲三途八難衆生幸今受浮
木人身乘此嘉運須努力莫坐待亡前進乍見微自本
源永免得生死患難豈不快哉

我見凡愚人多畜資財穀飲酒食生命謂言我富足莫知
地獄深唯求上天福罪業如毘富豈得免災毒財主忽然
死爭共當頭哭供僧讀文疏空是鬼神祿福田一箇無虛
設一羣禿不如早覺悟莫作黑暗獄狂風不動樹心真無
罪福寄語冗冗人叮嚀再三讀

涅槃經第二十卷德王品復次菩薩觀諸衆生一衆生

一劫中所積身骨如王城毘富羅山所飲乳汁如四海
水身所出血復多四海水父母兄弟妻子眷屬命終哭
泣所出目淚多四大海鬼神錄冥福也報恩經曰衆僧
出三界之福田也謂比丘具有戒體戒爲萬善之根是
故世人歸信供養種福如沃壤之田能生嘉苗故號良
福田證道歌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

○評曰呵世人不知自家本有福由錯行癡福墮地獄
勸你三界子莫作勿道理短被佗欺理長不奈你世間
濁濫人恰似鼠粘子不見無事人獨脫無能比早須返本
源三界任緣起清淨入如流莫飲無明水

本叶綱目十五曰惡實或名牛蒡亦名鼠粘註曰實殼

多刺鼠過之則綴惹不可脫故謂之鼠粘子

○評曰此詩說三界出離要路所謂如流者自家本有薩婆若海又謂無漏真如海問如何得入得曰兩箇泥牛戰入海直到今無消息問卻有出身路麼曰有作麼生是出身句曰兩箇泥牛戰入海直到今無消息

三界人蠢蠢六道入茫茫貪財愛姪欲心惡若豺狼地獄如箭射極苦若爲當兀兀過朝夕都不別賢良好惡總不識猶如猪及羊共語如木石嫉妬似顛狂不自見己過如猪在圈卧不知自償債卻笑牛牽磨

○評曰惜世間多少人無出離志再歸三途舊里人生在塵蒙恰似盆中蟲終日行遠遠不離其盆中神仙

不可得煩惱計無窮歲月如流水須臾作老翁

○評曰此詩歎世人往往勞役塵緣無休期

寒山出此語復似顛狂漢有事對面說所以足人怨心真出語直直心無背面臨死度奈何誰是嘸囉漢冥冥泉臺路被業相拘絆

奈何前七十三首記之嘸囉前一百五十五首記之

○評曰此詩演道人志氣直如絃

我見多智漢終日用心神岐路逞嘸囉欺慢一切人唯作地獄滓不修正直因忽然無常至定知亂紛紛

○評曰此詩誠無見性眼亂好多智多解底

寄語諸仁者復以何爲懷達道見自性自性卽如來人真

元具足修證轉差廻棄本卻逐末祇守一場歎
諸祖偈頌集載此偈并前百六十四以爲龍牙作

○評曰此詩誠徒且修證無見性志底行人

世有一般人不惡又不善不識主人公隨客處處轉因循
過時光渾是癡肉癡雖有一靈臺如同客作漢

莊子庚桑楚篇註靈臺心也

常坐釋迦佛先受然燈記然燈與釋迦祇論前後智前後
體非殊異中無有異一佛一切佛心是如來地

大論云大子生時一切身邊光如燈故云然燈瑞應經
云鉢光佛時我爲菩薩被鹿皮衣見王家女名曰瞿夷
持七枚青蓮華菩薩追而呼曰大姊且止卽以五百銀

錢買五青蓮華等云佛知其意記之曰你後九十一

劫當得作佛號釋迦文云金剛般若經功德施論曰

若見自身卽見佛身若見佛身卽見自身見自身清淨
卽見佛身清淨見佛身清淨卽見一切智清淨見一切
智清淨卽見一切智智清淨此中見清淨智是名見佛
我如是見然燈如來得無生忍一切智一切智明了現
前卽爲受授託此授記聲不到耳亦非餘智所能知我
於此時亦非昏蒙無覺然無所得

○評曰饑凍禪者曰詩中所謂前後智者胡爲謂乎寒
餓上座曰此是學道最後甚深奧義也自非真正辨道
見性得悟人不可容易與語矣辨道上上參玄功積則

理盡詞窮，乍大死一番，當此時無能入心，無所入境，無能見智，無所見理，只是一片虛凝言語道斷，心行所滅，是道嶮崖撒手底，時節稱之爲根本智，少焉纔轉息來，初知自己空劫以來實是成佛草木國土同時成道，此道絕後，再轉底時節稱之爲後得智，於此理智分能所明，強論詩中所謂前者所見本具大理也，所謂然燈佛是也，後者能見無師真智，所謂釋迦文佛是也，授記作佛者，向所謂絕後再轉底時節是也，此是非所以葛藤窠裡情解意度，輩可夢，曾了知，只要一箇汗流真正冷，暖自知。

常聞國大臣朱紫替纓祿富貴百千般，貪榮不知辱，奴馬

滿宅舍金銀盈，帑屋癡福暫時扶，埋頭作地獄，忽死萬事休，男女當頭哭，不知有禍殃，前路何疾速，家破冷飈飈，食無一粒粟，凍饑苦悽悽，良由不覺觸。

大惠答湯丞相書曰：教中說作癡福，是第三生，冤何謂第三生？冤第一生作癡福，不見性；第二生受癡福，無慙愧，不做好事，一向作業；第三生受癡福，盡不做好事，脫卻殼漏子，時入地獄，如箭射。

○評曰：此詩演富貴好道難，寔八難所一。

上人心猛利，一聞便知妙，中流心清淨，審思云甚要，下士鈍暗癡頑皮，最難裂，直得血淋頭，始知自摧滅，看取開眼賊，鬧市集人決死屍，棄如塵，此時向誰說，男兒大丈夫一。

刀兩段截人面禽獸心造作何時歇

開眼賊相似龐居士偈誰家郎君子開眼造地獄枉法
取人錢養那一羣賊饒伊家戶大業成出不得除非輪
迴滿換形償他力看君騎底驢總是如此色前漢書句
奴傳夷狄之人貪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

我有六兄弟就中一箇惡打伊又不得罵伊又不著處處
無奈何耽財好姪殺見好埋頭愛貪心過羅刹阿爺惡見
伊阿孃嫌不悅昨被我捉得惡罵恣情掣趁向無人處一
一向伊說你今須改行覆車須改轍若也不信受共你惡
合殺你受我調伏我共你覓活從此盡和同如今遇菩薩
學業攻鑪冶鍊盡三山鐵至今靜恬恬衆人皆讚說

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見文選龐居士偈鍊
盡三山鐵鎔銷五岳銅

○評曰此詩以六兄弟比况六根以說意根可敬誠也
六兄弟者眼耳鼻等六識也就中一箇惡者謂第六意
識也有行人工夫不密保護不嚴則第六意識大得力
疾如石火電影猛如狂風怒濤貪愛諂曲憍慢嫉妬現
無量形作百千態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盡爲伊混亂處
處無奈何打亦不得罵亦不得所以阿爺惡見伊阿孃
嫌不悅所謂阿孃者第八賴耶含藏識是也阿爺者第
七摩那傳送識是也七八總受伊慢宜哉不悅寒餓禪
者曰如阿爺第七傳送識惡見寔宜也如第八賴耶阿

孃既稱爲無分別識既是無分別識何管彼好惡是可怪又曰昨被我捉得惡罵恣情掣既是六識梟惡也捉之底又是誰顧夫阿爺與阿孃及六子渾家七八箇外不可容別人如五識各領受五塵而已全無所知如七八爺孃惡見不悅而已下手腳不得於此不見捉得底親戚又是可怪饑凍上座曰善哉問試論之夫第八賴耶識名之謂含藏識以領納一切善惡諸法爲所能有行人戒體調和定慧圓明則八識中舍攝多少善心一遍怡悅可知若又行者三毒未除个邪猶熾則含藏多少染污心故雖似無分別無所知由中十分憂愁可知是故道阿孃嫌不悅且夫如第六識一身而具多身

道德仁義禮拜定坐底亦是彼貪愛嫉妬憍慢瞋怒底亦是彼豈唯兩頭三面耶十頭萬頭但是彼須知把捉底亦是彼所把捉底亦是彼能所總一般焉憤起傑烈大志激發不退道情猛著精彩切舉揚話頭參窮自己一氣卽欲起此時第六牽八萬四千部類憤嗔怒號盡力惡戰是則惡罵恣情掣底時節也行者卽點精進雄兵振般若利刃憤然卽驅忽乎而魔壘大敗落上下四維全不見纖塵寥廓湛然空洞虛凝能所共泯消息乍盡名之道向無人處行者往往到此爲大悟爲大得終錯一生了也特不知此是長沙所謂生死大兆臨濟所謂黑暗深坑紫陽名之爲狸窠狐窟應可知是彼入藕

絲孔中攻不得底，半路如真正，道流則不然，依然執難透。話頭參窮，忽爾虛空消殞，鐵山碎，見刺盡，情量空。五欲三毒和命根打失畢，不覺因地一下底，大歡喜在此，道鍊盡，三山鐵，而後見真正，道師究明，未後大事辦得，法窟爪牙，依四弘願行行，大法施利濟，一切爲之，圓頓菩薩行，何行而不讚說，作麼生是難透，話牛過窻，頭角四蹄總過了，尾巴回，什麼過不得。

昔日極貧苦，夜夜數他寶，今日審思量，自家須營造，掘得一寶藏，純是水晶珠，大有碧眼胡密擬買將去，余即報渠言，此珠無價數。

華嚴十三頌曰：譬如貧窮人，日夜數他寶，自無半錢分。

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涅槃經八曰：如貧女人，舍內多有真金寶藏，家人大小無有知者，又曰：貧女人者，卽是一切無量衆生，真金藏者，卽佛性也。碧眼胡初祖眼有紺青色，故曰碧眼胡，見于事苑，三般若多羅尊者行化到本國，王施無價寶珠等，正宗贊達磨章行，可見。

○評曰：此詩說廣學多智，不如見性人。

一生慵懶作憎重，祇便輕他家學事業，余持一卷經，無心裝標軸，來去省人，警應病，則說藥方便，度衆生，但自心無事，何處不惺惺。

龐居士偈：聞財耳不納，聞聲心不生，不受有無語，何處不惺惺。

我見出家人不入出家學欲知真出家心淨無繩索澄澄絕玄妙如如無倚託三界任縱橫四生不可泊無爲無事人道遙寔快樂

逍遙莊子註優遊自在也

○評曰此詩大助辨道作麼生是出家學若人欲入出家學先須見性若無見性眼縱無繩索亦是一條繩索無倚託亦是一重倚託

昨到雲霞觀忽見仙尊士星冠月帔橫盡云居山水余問神仙術云道若爲比謂言靈無上妙藥必神祕守死待鶴來皆言乘魚去余乃返窮之推尋勿道理但見箭射空須臾還墜地饒你得仙人恰似守屍鬼心月自精明萬像何

能比欲知仙丹術身內元神是莫學黃巾公握愚自守擬列仙全傳五曰桓闔者不知何許人役事陶隱君居茅山十餘年立性端謹執役之外寂然無爲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集于庭隱君欣然而接謂必己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召者桓先生隱君默計門人無姓桓者頃之云是執役桓闔詰其所致曰常修默朝道親朝太帝已九年矣闔乃服天衣駕白鶴昇虛而去又周王子喬好吹笙後乘白鶴去事物紀原第三三代無帔說有披帛以縑帛爲之晉永嘉中制絳暈帔子開元中令三妃以下通服之是披帛始於秦帔始於晉列仙傳琴高善鼓瑟浮遊冀州漆郡間二百餘年後於水旁設祠

人屋果乘赤鯉來祠且有萬人觀之。一月後入水去。證道歌曰：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五燈會元：八呂洞賓問黃龍曰：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書言故事：道教類曰：稱道士曰黃冠子。又曰：黃冠師。又後漢書：靈帝中，平元年甲子，鉅鹿縣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衆共神之。其徒衆數十萬，凡三十六萬。角弟子唐周上書告之。有詔追捕角等，勅諸方俱起，皆著黃巾，以爲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京師爲之震動。

○評曰：此詩演仙道一生困苦，無所益，終落空亡。

余鄉有一宅，其宅無正主，地生一寸草，水垂一滴，露火燒六箇賊。風吹黑雲雨，子細尋本人布裏真珠爾。

慧照禪師語錄曰：問如何是四種無相境界？師曰：你一念心疑被地來礙你，一念心愛被水來溺你，一念心嗔被火來燒你，一念心喜被風來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處處用境。

○評曰：此詩說四大虛偽理，以勸可了知本來人。

傳語諸公子，聽說石齊奴。僮僕八百人，水碓三十區。舍下養魚鳥，樓上吹笙竽。伸頭臨白刃，癡心爲綠珠。

韻瑞曰：石崇生于齊州，故小字曰齊奴。事文類聚後集

十六梁氏女有容兒石季倫以真珠三斛買之卽綠珠也晉書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拜衛尉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中書令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所吾愛也秀怒乃勸趙主倫誅崇遂矯詔收之崇正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汝得罪綠珠泣曰當致死於君前因自投樓下而死崇詣東市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被害水碓三十區事文類聚別集十八曰石崇致富不貲水碓三十餘

口佗珍寶貨賄稱之

何以長惆悵人生似朝菌那堪數十年新舊凋落盡以此思自哀哀情不可忍奈何當奈何脫體歸山隱

莊子逍遙遊篇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文選陸士衡樂府詩曰新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

○評曰此詩說無常變遷示真歸處詩中所謂人生似朝菌豈其朝菌耶閃電浮漚隙影石火轉眼卽那邊寔不待呼吸間所以秦皇悲之尋萬里之蓬嶋於扶桑東漢武恐之構千尺之甘泉於未央北其餘斷糧絕粒吸氣食霞求長生慕夕視底知幾千萬箇哉今求百歲人半箇亦無赤松黃石空有名患難亦可避兵刃亦可蹈

爵祿亦可辭特北邙東岱一事孫吳遁之無良策扁倉亦空成枯骨爲之如何寒公曰脫體歸山隱那裏乎你所謂山者楞伽山乎彌縷巔乎鷄足嶺乎熊耳谿乎縱你抹過七金山超越二鐵圍盡百計潛遁拔精猛鬼撼鋒如影隨奪命冥使挾符如響逐如何迴避得寔苦哉那裏耶寒公脫體隱得底山是故達磨大師曰若人欲成佛道先須見性

繼樓關前業莫訶今日身若言由冢墓箇是極癡人到頭君作鬼豈令男女貧皎然易解事作麼無精神

左傳宣公十一年註繼縷敝衣大論曰復次有人貧窮無衣或弊衣繼縷以佛力故令其得衣幽冥錄曰孫鐘

少時家貧種瓜瓜熟有三人來乞瓜鐘引入菴中設瓜及飯飯訖謂鐘曰蒙君厚惠今示子于葬地欲得世世封侯又欲數代爲天子又曰我是司命星也君下山百步勿回顧鐘下六十步而回看爲白鶴飛去遂於此築母家上有氣屬天鐘後生堅堅生權權生亮及體權孫和生皓爲師命侯精神易繫辭曰精義入神

評曰此詩專說因果報應之理

我見黃河水凡經幾度清水流如急箭人生若浮萍癡屬根本業無明煩惱陀輪迴幾許劫祇爲造迷盲

黃河記於前六十三首浮萍在前一百四十四首煩惱唯識論曰根本煩惱六貪嗔癡慢疑惡見

二儀既開闢人乃居其中迷你卽吐霧醒你卽吹風惜你卽富貴奪你卽貧窮碌碌羣漢子萬事由天公

許曰寒餓禪者曰吾師常道我昔見彼陪教場遊儒席者大凡有三等學人尤爲當辨得之急也有一般有丈夫氣具遠大志拋下名利精鍊枯淡鈍工功積實參力充超出金捲透過荊林見性如見掌上其後投真正導師拗折法窟瓜牙劈破奪命神符了而後爲休四弘願行知遺言諳往行聚法財達故實廣行法施徧利羣生且入講肆此人精進勇銳未臨席必經十數遍看讀常守七八絲香纓纒餘難解難透底一兩行而後入席是故煥發超師見地辨出格外妙理是全大乘菩薩行

也名爲最尊最貴最上等學士今也則無蓋有之矣我未見之也有一般講前看過兩三次講後歸來復看一兩次其餘傳寫鈔錄自謂妙理佗後在陰僻處開明了焉是爲中等學士若其有見性眼具利生心底推擬上等亦可也有一般專懷勝佗心特強記誇博覽常培人我列嶽勤洒懃抗劔林遊講肆轉久積慢心轉高死入魔道永受苦患是爲下等學士恐可恐部屬也有一般放浪而入來擲下冊子列坐昨日何句讀而終今自何章亦總不知及佗人開卷開卻何紙面是亦不知迴看左右顧視後面周章尋講緒全不得竟倩傍人開卷皺眉坐他人紙一紙我亦從翻卻講未及二三行放心昏

睡自倚觀之如推櫓舟子似陷確傭作頭亦將墜恣噴
眠去講將畢頃勃然開眼欠伸少裂紙端撚粘蒼蠅腳
放之如李花一片翻來往座上需笑於他人袖下肩股
築上肩背或窺出小箋朱書一兩行細字撚以寄其部
屬裏面即曰講後何某茶店如何何某酒家如何報衆
首以何某醫家矣而後立寮舍戶外拋擲冊子橫煙管
走街市此是最極下等學士也他後化作烏鳶去耶
化作牛豕終耶死屍亦不留底無賴也予常恐墮此流
類心竊擬彼上等學士是故常無欠十數次看過無力
所及太半不通曉特讀到此詩或疑或憎且悲且恐顧
其彼天公也者何爲者哉胡爲其如此鬼怪哉蓋一名

而具百千無量多身者乎將又一身而有百千無量妙
用者乎大凡宇宙間有百千無量品類言其壽夭得失
榮辱否泰萬事依天公醒之惜之賢愚好惡必多差誤
隨其機吐霧吹風力亦不可定是所以我大怪者也若
言不然是彼造化神也若果然迷你醒你如妖狐似老
狸寔可憎無私造物者而豈有此事哉愿夫榮紂幽厲
古之忍人也而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內何幸此無道人
而爲天公被惜如此尊貴耶孔鯉顏淵原憲閔子之徒
古之仁人也而壽齡不能到不惑或貧窶凍餒也何過
此有道士而爲天公被見此不祥哉此所以我大悲
者也有志人誰不以爲德仁義爲懷若彼天公與無道

奪有道往往懷恐懼必困退非是亦大有害道學者歟
是所以我大恐者也雖然寶明調御伽陀將又別有長
所歟饑凍上座曰餓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我始讀此詩
大疑怪久矣今看來全是非寒公作無賴杜選之賤人
効嘖於寒公者也有人縱有子貢舌握王衍拂有身子
智具滿慈辯不能佐講此詩作得寒公作所期在來日
師細評而已

余勸諸稚子急離火宅中三車在門外載你免飄蓬露地
四衢坐當天萬事空十方無上下來去任西東若得箇中
意縱橫處處通

法華譬喻品是時長者見諸子等安穩得出皆於四衢

道中露地而坐無復障礙其心泰然歡喜踊躍科註四
衢道中譬四諦也露地者三界思盡名露地也

○評曰此詩全篇法華譬喻品大意寒公曰若得箇中
意縱橫處處通作麼生是箇中意若當天萬事空十方
無上下底認以為是即是落空亡底漢作麼生是箇中
意自性離生滅身心絕去來底為是長沙所謂百尺竿
頭不動人作麼生是箇中意秋天廣野行人斷馬首西
來知是誰

可歎浮世人悠悠何日了朝朝無閒時年年不覺老總為
求衣食令心生煩惱擾擾百千年去來三惡道
異本世字作生字

評曰此詩呵人耽五欲永劫流轉

時人尋雲路雲路杳無蹤山高多嶮峻澗澗少玲瓏碧嶂前兼後白雲西復東欲知雲路處雲路在虛空

古詩九天雲路早須尋莫使蹉跎歲月深謝氏有才憐白髮顏生無意戀黃金見祖庭事苑五玲瓏明兒

寒山棲隱處絕得雜人過時逢林內鳥相共唱山歌瑞草聯谿谷老松枕峯我可觀無事客憇歌在巖阿

評曰此詩寒山獨脫風彩

五嶽俱成粉須彌一寸山大海一滴水吸入其心田生長菩提子徧蓋天中天語你慕道者慎莫繞十纏

五嶽泰山華山恒山嵩山衡山須彌翻譯名義集衆山

篇曰藕迷盧西域記云唐言妙高舊曰須彌又曰須彌樓皆訛毘曇俱舍云妙高七寶所成故名妙出七金山故名高同林本篇西域記云菩提樹卽畢鉢羅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丈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釋氏要覽三寶篇曰天中天佛小名也本行經云淨飯王云太子生後諸事皆成宜字薩婆頌他舍陀又一日抱太子謂釋迦增上大神廟神以石爲像卽起禮太子足王曰我子於天神中更爲尊勝宜名天中天華裕云忿恚曰嗔隱藏自罪曰覆意藏昏迷曰瞋五情瞋具曰眠嬉游曰戲三業躁動曰掉屏處起罪不自羞曰無慚露處起罪不羞他曰無愧財法不能惠施曰

怪他榮心。生熟慳曰嫉。

無木自訪。覓莫共狐謀。裘無食自采取。莫共羊謀。羞漬皮兼借肉。懷歎復懷愁。皆緣義失。所衣食常不用。

羞榮思留切進也。薦也大膳也。符子曰。魯欲用孔子。召三桓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有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講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

自羨山間樂道遙。無倚託逐日養殘軀。開恩無所作時披古佛書。往往登石閣下。窺千尺崖。上有雲旁礪。寒月冷礪。礪身似孤飛鶴。

莊子逍遙遊篇云。有磅礴之語。註周遊無心。見氣廣被。我見轉輪王。千子常圍繞。十善化四天。莊嚴多七寶。七寶

鎮隨身。莊嚴甚妙好。一朝福報盡。猶若棲蘆鳥。還作牛頭蟲。六趣受業道。況復諸凡夫。無常豈長保。生死如旋火。輪迴似麻稻。不解早覺悟。爲人枉虛老。

維摩法供養品云。是時有轉輪聖王名曰寶蓋。七寶具足。主四天下。王有千子。端正勇健。能伏怨敵。華嚴經曰。王得道於其正殿。絲女圍遶七寶自至。一金輪寶名勝自在。二白象寶名青山。三紺馬寶名勇疾風。四神殊寶名光藏雲。五主藏臣寶名太財。六玉女寶名淨妙德。七主兵臣寶名離垢眼。得此七寶。於閻浮提作轉輪王。寶藏論曰。夫進道之由。中有萬途。困魚止。病鳥栖。蘆說者曰。此舉事。以況漸言學者進悟之由也。途道也。卽个

萬四千法門，隨機各解。如困魚止小箔，病鳥極虛叢。雖各得所安，俱未到大海深林也。釋語解曰：牛領有蟲，駕車則爲輓，必被壓殺。楞嚴三生死，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輪，未有休息。法華方便品如稻麻竹華。

○評曰：此詩說輪王遷墜，示凡夫虛生浪死。

平野水寬濶，丹丘連四明。仙都最高秀，羣峯聳翠屏。遠遠望何極，砢砢勢相迎。獨標海隅外，處處播嘉聲。

文選：孫興公天台山賦：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又曰：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又曰：陟降信宿，迄于仙都。砢砢山，高挺出兒。

可貴一名山，七寶何能比。松月颼颼冷，雲霞片片起。客所幾重山，迴還多少里。谿澗靜澄澄，快活無窮已。

○評曰：詩中所謂一名山，專指天台山。乎七寶何能比，將又別有之乎？佳道人治亂不聞榮辱，不知飄然而脫。脫，世界到救濁世，患難寔七寶亦不可及乎？雖然，脫世累，唯是生死岸頭暫時休息而已。若其見性，入得本分一箇名山，乍脫卻生死永劫苦縛，是真正七寶不及底名山乎？

我見世間人，生而還復死。昨朝猶二八，壯氣胸襟士。如今七十過，力困形憔悴。恰似春日花，朝開夜落爾。

○評曰：此詩專談無常。

迥聳霄漢外，雲裡路迢嶢。瀑布千丈流如鋪，練一條下有
棲心窟，橫安定命橋。雄雄鎮世界，天台名獨超。

路賓王靈隱寺詩曰：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註：天台
赤城山高，一萬八千丈，上有石橋，廣不盈尺，下臨萬丈
深澗，惟忘其身，然後能濟。迢嶢，山高貌。

盤陀石上生，谿澗冷淒淒。靜玩偏嘉麗，虛巖蒙霧迷。怡然
憩歇處，日斜樹影低。我自觀心地，蓮華出淤泥。

隱士遁人間，多向山中眠。青蘿疎麓麓，碧澗響聯聯。騰騰
且安樂，悠悠自清閑。免有淩淩事，心靜如白蓮。

四十二章經曰：沙門居濁世，當如蓮華不著泥污。

○評曰：此詩二首，說隱遁高勝。

寄語食肉漢，食時無逗留。今生過去種未來，今日修祇取
今日美，不畏來生憂。老鼠入飯氣，雖飽難出頭。

義楚六帖二十四：甘露道經曰：有長者安藤，在樓上
鼠貪藤，入甕而食，藤盡身大出，甕不得長者取，藤謂是
凝結，以火燒，甕鼠死，曰為食。

○評曰：此詩誠食肉苦也。

自從出家後，漸得養生趣。伸縮四肢全，勤聽六根具。褐衣
隨春冬，糲食供朝暮。今日懇懇修，願與佛相遇。

褐衣，毛布也。賤者所服。詩：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韓非子
五蠹篇曰：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菜之
食。藜藿之羹，冬日麤裘，夏日葛衣。

評曰此詩述遁世之佳趣

世事悠悠貪生未肯休。研盡大地石。何時得歇頭。四時周變易。八節急如流。爲報火宅主。露地騎白牛。

傳燈錄。懶瓚和尚歌曰。世事悠悠。不如山丘。智度論五曰。劫義。佛譬喻說。四十里石山。有長壽人。百歲過持細。夾衣一來拂拭。令此大石山盡劫。故未盡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

可笑。五陰窟。四蛇同共居。黑暗無明燭。三毒遞相驅。伴六箇賊。劫掠法財珠。斬卻冤軍輩。安泰湛如蘓。

涅槃經二十二曰。觀身如蘓地。水火風如四毒蛇。涅槃經二十一曰。此六塵如六賊。何以故。能劫一切善法。故

常聞漢武帝及秦始皇俱好神仙術。延年竟不長。金臺既摧折。沙丘遂滅亡。茂陵與驪嶽。今日草茫茫。

一統志三十二。西安府。武帝茂陵在興平縣東北七十里。同三十一。西安府。秦始皇陵在驪山下。神仙術。始皇求不死藥。遂並海至平原津。病七月丙寅崩。沙丘平臺。金臺恐金並乎。漢武建章宮有承露盤。高二丈七尺。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金莖。

○評曰此詩述求仙不成空老死。

憶得二十年前步國清。歸國清寺中人盡道寒山癡。癡人何用疑疑不解。尋思我尚自不識是伊爭。得知低頭不用

問問得復何爲有人來罵我分明了了知雖然不應對卻
是得便宜

四十二章經佛言有人聞吾守道行大仁慈故致罵佛
佛默不對罵止龐居士偈曰耳聞他罵罵心知口莫對
語你出家輩何名爲出家奢華求養活繼繼族姓家美舌
甜唇紫曲心鈎加終日禮道場持經置功謀鑪燒神佛
香打鐘高聲和六時學客春晝夜不得卧祇爲愛錢財心
中不脫灑見他高道人卻嫌誹謗罵驢屎比糞香苦哉佛
陀耶

法華經序品曰求名利無厭多遊族姓家客春曰禮拜
萬善同歸集曰行導禮拜未具真修祖立客春之慙佛

有磨牛之誚課試也程也

○評曰責澆末出家無真正道心安街賣佛法底賢繼
又見出家兒有力及無力上上高節者鬼神欽道德君主
分輩坐諸侯拜迎逆堪爲世福田世人須保惜下下低愚
者詐現多求覓濁濫即可知愚癡愛財色著卻福田衣種
田討衣食作債稅牛犂爲事不忠直朝朝行弊惡往往痛
腎脊不解善思量地獄苦無極一朝著病纏三年臥牀席
亦有真佛性翻作無明賊南無佛陀耶遠遠求彌勒

古語只是信進念定慧根力同體名不異五力定力通
力大願力法威德力借識力十力是處非處力智業力
三昧力智根力智欲力智性力至道力宿命力天眼力

無漏力六物圖袈裟或名福田衣章服儀且條堤之相
事等田疇如畦貯水而養嘉苗譬服此衣生功德也智
度論十九問曰何等是五種邪命答曰一者若行者爲
利養故詐現奇特二者爲利養故自說功德三者爲利
養故占相吉凶爲人說四者爲利養故高聲現威令人
畏敬五者爲利養故稱說所得供養以動人心邪曰緣
活命故是爲邪命

○評曰此詩分明說出家邪正

寒巖溪更好無人行此道白雲高岫閑青嶂孤猿嘯我更
何所親暢志自宜老形容寒暑遷心珠甚可保

巖前獨靜坐圓月當天燈萬象影現中一輪本無照廓然

神自清含虛洞玄妙因指見其月月是心樞要

楞嚴經二曰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曰指當應看月
本志慕道倫道倫常獲親時逢杜源客每接話禪實談玄
月明夜探理日臨晨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

法苑珠林云夫塵其流者未若杜其源揚其湯者未如
撲其火

○評曰杜源有四種是久行人預可識破至要也有一
般豎起脊梁敲定牙關瞠目握拳百不知去百不會來
以欲杜絕心源湛養定水是今時杜源也恰如筏上人
盡力欲畱住河流特不知和身流將去有一般在陰崖
寂默處觀四種法門斷見思空塵沙欲杜絕心源是聲

聞杜源也恰如張涼簾欲網住河流流水依舊滾滾有
一般死守我空偏真枯禪萬緣都不管帶古廟裡香爐
去槁木死灰去以欲到無漏是時支杜源也恰如立河
中欲遮斷河流雖脚子且似立定如何總是生死海中
事也有一人有大信根有大疑情有大憤志把一則話
頭向自心源參窮一旦廓然而蹈翻心源掀倒堤防塘
子畫斷正流別派依舊大地黑漫漫天堂地獄佛國魔
界總是無漏真淨香水海無內外無中邊於此緩緩起
來敷大慈雲滴大法雨沾三草洒二水魚活枯荒於木
旱吹滅熾焰於火宅洗滌一切惡種歷摩沙劫不損消
滴者菩薩杜源也作麼生是衲僧杜源底寒公曰咄咄

咄三界輪回

元非隱逸士自號山林人仕魯蒙憤帛且愛裹練巾道有
巢許操耻爲堯舜臣獼猴罩帽子學人避風塵

事物紀原三曰憤按董巴云起秦人施於武將初爲絳
帕以表貴賤漢武時加以高頂孝元額有壯髮不欲
見乃始進憤憤帛帛當作帕後漢書禰衡傳曰衡乃著
布單衣練巾憤側革切方言覆髻謂之憤漢書云憤帛
賤執事不冠者所服或謂之承露

評曰此詩大體用北山移文呵偽隱輩

自古諸哲人不見有長存生而還復死盡變作灰塵積骨
如毘富別淚成海津唯有空名在豈免生死輪

涅槃經二十曰從昔無數劫來常受苦惱一一衆生一劫之中所積身骨如王舍城毘富羅山

今日巖前坐坐久煙雲收一道清谿冷千尋碧嶂頭白雲朝影靜明月夜光浮身上無塵垢心中那更憂

千雲萬水間中有一閑士白日遊青山夜歸巖下睡條介過春秋寂然無塵累快哉何所依靜若秋江水

勸你休去來莫惱他蜀老失脚入三途粉骨遭千擣長爲地獄人永隔今生道勉你言余言識取衣中寶

義楚六帖十六引俱舍論云梵語閻羅或云琰摩羅此云息諍爲能止息罪人諍故三藏法數曰火途卽地獄道也刀途卽餓鬼道也血途卽畜生道也衣中寶出法

華五百弟子授記品

世間一等流誠堪與人笑出家弊己身誰俗將爲道雖著離塵本衣中多養蚤不如歸去來識取心王好

釋氏要覽法衣篇曰袈裟名離深衣又名離塵服

高高峰頂上四顧極無邊獨坐無人知孤月照寒泉泉平且無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禪

有箇王秀才笑我詩多失云不識蜂腰仍不會鶴膝平側不解厭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詩如盲徒詠日

秀才文士通稱也事物紀原三進士爲時所尚久矣其通稱謂之秀才詩人玉屑十曰詩病有八其三曰蜂腰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甘竊欲自

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其四曰鶴膝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此說行看

我住在村鄉無爺亦無孃無名無姓第人喚作張王並無人教我貧賤也尋常自憐心的實堅固等金剛

寒山出此語此語無人信蜜甜足人嘗黃連苦難吞順情生喜悅逆意多瞋恨但看木傀儡弄了一場困

家語孔子曰良樂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

我見人轉經依他言語會口轉心不轉心口相違背心真無委曲不作諸纏蓋但且自省躬莫覓他替代可中作得

主是知無內外

六祖大師曰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

寒山唯白雲寂寂絕埃塵草座山家有孤燈明月輪石牀臨碧落虎鹿每為鄰自羨幽居樂長為象外人

文選孫興公遊天台山賦註象外謂道也

鹿生深林中飲水而食草伸腳樹下眠可憐無煩惱繫之在華堂飽膳極肥好終日不肯嘗形容轉枯槁

○評曰此詩述人生不擇其居則不得安其心作麼生是其居

花上黃鸝子啁啾聲可憐美人顏似玉對此弄鳴絃玩之

能不足春戀在，翻年花蜚鳥亦散。麗淚秋風前，棲遲寒巖下。偏訝最幽奇，攜籃采山茹。挈籠摘果歸，蔬齋數茶坐。啜啄食紫芝，清涼濯瓢鉢。雜和煮稠稀，當陽擁衆坐。閑讀古人詩，

抄稠稀兩字未詳，有說多少義氣稠音酬多也，稀音禧疏也少也。

昔年經行處，今復七十年。故人無來往，埋的古家間。余今頭已白，猶守片雲山。爲報後來子，何不讀古書。

○評曰：此詩述舊懷，以教喻後昆。何乎詩中所謂古書，黃卷赤軸，謂手將又指聖經賢典乎？曰不然，人人本具心上有一篇無字經，卷笠墳五千四十軸，曾論二萬二

千字盡是自者裡出，若人欲傳寫此書，先須具性。

欲向東巖住，于今無量年。昨來攀葛上，中路用風煙。徑窄衣難進，苔黏履不前。住茲丹桂下，且枕白雲眠。

我見利智人，觀者便知意。不假尋文字，直入如來地。心不逐諸緣，意根不妄起。心意不生時，內外無餘事。

我今誓首禮，無上法中王。慈悲大喜捨，名稱滿十方。衆生作依怙，智慧身金剛。頂禮無所著，我師大法王。

慈悲喜捨謂之四無量心，慈能與樂，悲能拔苦，喜慶彼樂，捨寬親平等。詳涅槃經十四詩，夢我無父，何恃無母。何惟智度論二十一曰：有大名稱遍滿十方，以是故名婆伽婆。涅槃經三如來之身猶真金剛，維摩經佛國品

曰誓首如空無所依故

君看葉裡花能得幾時好今日喪人攀明朝待誰掃可憐
嬌豔惜年多轉成老將世比於花紅顏豈長保

王翁晴景詩雨前初看花間葉雨後兼無葉底花

畫棟非我宅青林是我家一生俄尔過萬事莫言賒濟度
不造後漂淪爲采花善根今未種何日見生芽

涅槃經二十曰如欲度水善護船筏同二十七曰譬如有
人貪著妙華採取之時爲水所漂衆生亦然貪著五
欲爲生老病死之所漂沒

出生三十年當遊千萬里行江青草合入塞紅塵起鍊藥
空求仙讀書兼詠史今日歸寒山枕流兼洗耳

晉書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
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車終西朝
太守初楚少時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
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
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寒山無漏岩其大甚濟要八風吹不動萬古人傳妙寂寂
好安居空空離譏誚孤月夜長明圓日常來照虎丘兼虎
谿不用相呼召世間有王傅莫把同周召我自遯寒巖快
活長歌笑

淨名經註肇云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八法風不動如來
猶如四風之吹須彌也虎丘平江路虎丘山也晉安西

將軍相溫主簿王珣捨宅爲寺道生法師說涅槃經於此山有羣石首肯蹤虎谿廬山虎谿也慧遠送客不過虎谿王傅太子大傅少傅等引東海仲翁傳詳見崇求周召周公且召公奭也不用相呼召者無漏岩中佳趣豈可換虎丘與虎谿也

沙門不持戒道士不服藥自古多少賢盡在青山腳

列女傳婕妤自傷賦曰願歸骨於山足今依松栢餘休管解曰智度論二十二曰亦非持淨戒精進可以脫死誠無憐愍來持無避處云云此篇意沙門雖被緇持戒豈得不生不滅哉道士雖服藥辟穀豈得不老不死哉豈不見自古多少羽客釋流盡埋在青山腳古家問哉

不如飲美酒被服絀與素也

○評曰管解漢曰道家者亦休服藥出家兒亦休持戒唯須喫美酒被服絀與素何故也古今賢哲持戒服藥一箇不能長壽持熟顧道家者關不論如出家兒爲戒體清白道業純黑諸天設供羣生傾心若不持戒不行道粒米亦不能得淡茶亦不得喫夫戒者非所以爲長生久視設者所以生真正寂滅不死道果福由也然出家者不得長壽而捨戒體可哉此詩賦得分明言出家而不持戒農父而不取犁鋤出家而不持戒道士而不服藥出家而不持戒漁父而不結網羅此義也一僧曰管解說依師解則大錯了也雖然見得子語則

似少有憑據者拾公一日驅牛至說戒布薩堂前撫掌笑曰悠悠哉聚頭作相這箇如何管解必依此曰緣解者歟至此吾輩非無少疑矣夫戒者三世如來同道所讚樞要而一切衆生出離生死船筏也所以經曰佛滅度後於像法中應當尊敬波羅提木叉此是衆等大師也佛若住世無異此也然則寒公此詩定可貴師解亦可也若依拾公及管解之說闡提無慚輩如騎駿足走下坡脚亦不能制祖左肩大雷同戒學亦永棄廢三學亦隨而泯沒三學既泯沒畢佛法亦拂土滅絕蓋三學不該鍊則三業不調和三業不調和則與鬼畜無異不祥無大焉然則以拾公道波旬黨侶未可誣吾聞拾公

大行晉賢薩埵作現寒公文殊法王子垂跡等是非法身太子應機哉其教示大矛盾隔霄壤何哉往往嚴淨毘尼士聞參學辨修禪人浪笑垢罵如野鬼如波旬參學修禪士亦逢嚴淨毘尼人塊看泥視如土地如木偶同是三學同修人卻如冤家去何哉謂法滅燒季相欺定可惡師曰善哉問吾昔叩此兩端不決者既久矣爲不得真正道師居吾語女如真正導師則不然愿夫戒有真正與相似有爲與無相蓋寒公所說無相心地戒體也拾公所呵有爲相似戒業也輓之推之唯見直行也寶永第五戊子春子在越萊巖苦吟者累日一夜聞鐘聲忽然打破從前疑團實二月十七日夜也四月末

行信陽見我正受老人熱喝瞋拳喫許多艱險不久請
辭行松本受戒師從容告曰禪門有無相心地戒體名
之謂金剛寶戒或言圓頓自性戒經曰金剛寶戒是佛
本源一切菩薩本源佛性種子又曰非青黃赤白非色
非心非有非無非因果法諸佛本源不取正戒相亦無
邪念心是為清淨戒諸佛所稱讚此是詮說者個因緣
者也昔婆修盤頭尊者常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
欲而為眾所歸敬閑夜多尊者將度之先問彼眾曰此
偏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眾曰我師精進何故
不可尊者曰你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塵劫皆虛妄之
本也眾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尊者曰我不求道

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
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一心無所希名
之曰道尊者既說五箇我字非吾我我非我常我須知
是即真正無作戒體又摩訶止觀曰夫圓頓中道本戒
無戒不備故名具足法與非法二皆空寂乃名持戒當
知中道妙觀戒正體是即中道第一義諦戒而止品清
淨究竟持戒也達磨大師曰若欲見性須是見性性即
是佛佛不持戒不犯戒是無作妙戒也前佛後佛只言
見性若不見性妄言我得阿耨菩提此是大罪人也六
祖大師曰夫戒香者即自心無非無惡無嫉妬是即戒
香也永嘉大師曰佛性戒珠印心地須知戒外無佛性

佛性外無戒體是故楞嚴第六曰佛告阿難你常聞我
毘奈耶中宣說修行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為戒回戒生
定回定發慧是則為三無漏學從上佛祖的的相承直
到老野非是見性人則師不能授與資不得信受須知
無相心地大戒得大難奉事亦不容易是即如來知見
三世十方調御師為傳此戒體乘願輪番番出世若人
欲得此戒先須見性若未見性道得此戒體大妄語人
也你向後能護持而如護眼自如惜命根去片時不棄
廢寔真佛子也譬有木身力鬼王挾你狂走遠三千大
千世界兩三匝終擲下阿鼻紫煙裏而不生一念恐怖
無纖毫異念名之為真正持戒人或墮叫喚眾合黑繩

無間裏受盡無量苦患一彈指間不打失此戒體名之
為真佛子是故臨濟大師曰一切處心不異名之為活
祖縱你一食卯齋去六時行導去一條白練去古廟裏
香爐去不見性不能夢曾見此戒實佛法中死人也若
又有真正辨道衲子成辦一片打成純一不退心於一
切處不間缺於四威儀不打失束千百億須彌山作一
枚香梁骨得失是非一齊坐斷畢竟漢徹裏萬里一條
金剛坐名之為尸羅微妙戒壇於此單單參窮言詞路
絕心行所滅縱雖有善惡無量境界現在面前專發守
正念毫髮許不移易名此心為殺戒本師此時不覺身
心共打失如擲摧冰盤似推倒玉樓無量劫來業識舊

鬼窟一時震裂，喜識盡，消息盡，是則大死一番底端的。真正得戒底，一刹那也少焉。徬徨猶息來，依舊眼橫鼻直無一點所得，唯拍手大笑而已。名之爲說戒阿闍梨。既而把從前悟得證得底，多少因緣一看，自知從頭大錯了。且把從上佛祖難透難解難信難入底話頭舉揚來，在萬里異鄉見妻子，面名之爲證戒阿闍梨。而後將泳四弘願，海薰鍊四攝，善巧名之爲淨人侍者，利益一切無困倦，名之爲真正奉律，大比丘。此外更無佛祖此流，冷暖親自知。若不然，窮餓交煎，餓父無褲裸形，窮子非但不能利他，自救亦不了。是故道先須見性，師即令

掌曰：無相自性，戒體祖庭心授秘訣，或名一大事因緣。言正法眼藏，祖祖相承到今，無斷續失之，則爲六趣沈沒。凡夫了之，則爲三界無比。大聖昔十力調御師，久端坐菩提樹下，忽然坐破金剛座，魂飛魄散，心死意消，撞著此無作戒體成就，彼無上正覺越灑法雨，於四十九年頃行良藥，於三百六十會華嚴四種法界法華一乘圓頓皆悉。此戒本有妙德，八教經緯五時廣略總是此戒性具，寶光在凡，爲八萬四千種煩惱聚在聖，爲八萬四千箇妙義門在彼，不減在此，不增在彼。天堂地獄淨界穢土，佛刹魔宮，鬼種畜類，乾坤大地，草木森羅，須知皆此戒全身，無開遮相，無持犯迹，不依三師，不求七證，無能

授師無所投資但在常人鈍工功積實參力盡最後放
身捨命底一刹那迷則全圓頓無作純真戒體爲五濁
充滿雜業穢土會則全五濁充滿雜業穢土爲圓頓無
作純真戒體一切處純工無間缺名之爲真正持戒佛
子毫釐繫念名之爲波羅夷只要憶崖撒手絕後再蕪
若或以紙授口傳爲得以情誦計度爲證未證謂證未
得謂得是爲增上慢人盡是外魔種族也向後得真正
參禪見性如見掌上了了分明底漢子必密附之如上
秘訣非中下輩所以可信受你行到其處臨說成場上
尸羅信受壇莫生輕忽心莫作容易看內信受此根本
性戒外奉行五重十重戒品誠所謂真佛子也我其何

言哉於此予聞未曾有真訣普普頂禮銘心肝鏤肺腑
畢矣實寶永第五五月四日夜也去年元文庚申冬得
無我吾菩薩一心妙戒經拜披者再三與下受老人所
說直旨悉符契寔如見老漢嚴冷面今依吾子親切問
端不覺叨叨叨若有所可把並彼妙戒經記之記以
得真正衲子時附以報佛恩十分之一至禱

一心妙戒經 無我菩薩省吾禪師初名海信十三歲
出家剃染學顯密法登壇受具精修絕倫側聞達磨宗
有安心法參禮知識遍求妙悟或指見紫野宗峯師問
話往返旬卜知落處峯溪器重于時月堂宗規從關右
來住京西龍翔峯差師輔翼堂命掌竺墳堂西歸師亦

隨朝參暮叩搜著巴鼻。一日詢堂佛學無盡以戒爲先。定慧次之。宗門先定慧。後戒律。奚其抵牾。堂曰。不是世尊在靈山會上。迦葉微笑。傳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法。是爲戒本。至二十八傳達磨大師得得。西來直唱。直指見性教外別傳。禪萬法歸一。心一亦不立。一切名相思惟言說總離。卻離亦離。一心妙明是爲戒本。二祖可大師三拜立六祖能大師無一物亦是一模脫出。是爲戒本。後來臨濟喝德山。棒著著有出身路。涅槃妙心流出於胸襟。是爲戒本。佛滅二千年。魔強法弱。戒本支分。三學鼎立。禪和子滔滔逐末忘本。海信不醒。猶作抵牾會了。可憐生。一心妙戒何論。前後緩急。師禮謝曰。

甚深希有一心妙戒。從前諸祖未恁麼說。菩薩子羅漢僧未恁麼會。伏願慈悲開示。堂曰。咦。世尊八萬法門。唯這是。祖師千七百則公案。唯這是。盲聾漢欲得正眼。斬卻偷心。偷心死去。眼見耳聞。手捉足運。語默動靜。無礙自在。佛法世法。唯是一心轉轉無碍。師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轉轉無碍。阿那個是偷心。堂曰。計較三不可得。底是師曰。心本無形。如何新卻。堂曰。放下著。師曰。萬仞懸崖。攀躋難冀。放開線路。堂打一拂子。曰。過去心不可得。戒體露堂堂現在心不可得。戒相明歷歷未來心不可得。戒用月吐雲。昆婆尸佛早留心。直到今未得妙會。麼師默然。堂曰。三不可得。時

一心明妙不可以言宣當觀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一義堂曰世尊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對衆機一心現萬法達磨大師赤手收拾萬法歸一心冷坐九年不談禪不說戒廓然無聖誰敢持犯這個是達磨大師心印單傳的波羅提木叉你能持否師便禮拜曰海信不肖願放下身命受持奉行堂曰近前來師便膝行誓首堂曰如上木叉一故易受妙故難持受不持是犯持而不行是違你不違犯則衆生不違犯衆生不違犯則諸天不違犯諸天不違犯則諸佛不違犯一切不違犯時波羅提木叉真個爲諸佛本師海信你能受持如是戒不師喜淚曰海信不肖願捨身歸命生生嚴持堂開示

戒本妙訣曰一心真如無上菩提一身三身三身一身一身三心三心一心一心心心佛智圓明本覺一念一念一生無明衆生一念返照空中空中道實相第一義心斷惡修善是真度生是名妙戒是佛開示悟入佛子是人天師中竺中嵩涅槃妙心無上菩提一心真如乃指曰這個金剛圈元來無縫縛佛祖弄來強生節目有的相承傳到老僧我不知其名不妨喚作一心妙戒今正付囑于你心受身持卻在傍邊欬哉則個師即從座起百拜至誠誓結曰不惜身命財永劫不違犯師既傳戒歡喜讚嘆曰大哉一心至哉妙戒從前閑葛藤奇特玄妙一刀刻卻冷湫湫地鑄出佛祖把定則上無攀

仰下絕已窮放行則豎貫三有橫穿三際本覺不迷則始覺何立始本元來無二無別心外無戒戒外無心不傳妙道傳不傳衆生度了妙明妙堂曰老僧多年求一個遲鈍漢而未得海信切要葷餅安滋味老僧不獲已無底鐵鞋絆著紅絲線直過中崙到中竺佛祖面前修職一上慎勿招爲不信輕慢人被偷卻斷絕佛祖命脉滅卻正法之罪欽哉則個已上一心妙戒教序分也大略記之

右八笑我詩我詩合典雅不煩鄭氏箋豈用毛公解不恨會人稀祇爲知音寡若遣赴宮商余病莫能罷忽遇明眼人卽自流天下

箋鄭玄箋詩也解毛萇詩註解也字彙箋音煎表也識也鄭庚成衍毛氏詩傳之未盡者名曰箋張華博物志云鄭玄卽毛萇郡人謙敬不敢言註但表識其不明耳此說本出於後漢書衛宏傳註

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來六百首一例書巖石自誇云好手若能會我詩眞是如來母

劉義慶世說曰王子猷詣謝公云詩何七言子猷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鳥此語出離騷東方朔傳曰漢武在柏梁臺使羣臣作七言七言之作起于此也仁王般若經不思議品曰此般若波羅密多是諸佛母諸菩薩母不共功德神通生處

○評曰此詩算結寒公一生所作詩數聞丘纔得三百

十首

余曾昔觀聰明士博達英靈無比倫一選嘉名喧宇宙五
言詩句越諸人爲官治化超先輩真爲無能繼後塵忽然
富貴貪財色瓦解冰消不可陳

事苑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後漢書陳寔傳有
繼塵二字

貪愛有人求快活不知禍在百年身但看陽燄浮漚水便
覺無常敗壞人丈夫志氣直如鐵無曲心中道自眞行密
節高霜下竹方知不枉用心神

智度論六曰如燄者燄以日光風動塵故曠野中如野
馬無智人初見謂爲水

汝謂堪頭癡兀兀愛向無明羅刹窟再三勸你早修行是
你頑癡心恍惚不肯信受寒山語轉轉倍加業汨汨直待
斬首作兩段方知自身奴賊物

法華普門品科註曰羅刹是食人鬼也又曰墮見愛境
爲見愛羅刹害云云楊子法言神心恍惚恍惚失意也
汨音骨亂也濁也

雲山疊疊連天碧路僻林深無客遊遠望孤蟾明皎皎近
可羣鳥語啾啾老夫獨坐棲青嶂少室閑居任白頭可歎
往年與今日無心還似水東流

一住寒山萬事休更無雜念挂心頭閑於石壁題詩句任
運還同不繫舟

賈誼鵬鳥賦曰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
余兄僧繇性希奇巧妙間生梁朝時道子飄然為殊特二
公善繪手毫揮逞畫圖真意氣異龍行鬼走神靈魏貌
虛空寫塵跡無因畫得志公師

事苑第六張僧繇吳人也梁天監中為武陵王國侍郎
直祕閣知畫事歷右將軍吳興太守列傳第六僧繇
畫龍點睛聞雷則破壁飛去道子畫龍鱗甲若飛動佛
祖綱目二十七梁武帝嘗詔畫工僧繇寫誌公像僧繇
下筆輒不自定誌遂以指勢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奇

相或慈或威絲竟不能寫誌曰毘盧尸佛蚤留心直至
而今不得妙

久住寒山凡幾秋獨吟歌曲絕無憂蓮扉不掩常幽寂泉
涌甘漿長自流石室地爐砂鼎沸松黃柏茗乳香甌飢食
一粒伽陀藥心地調和倚石頭

東坡詩集卷三曰崎嶇食松黃註曰本草圖經松枝上
黃粉名松黃山人矣時拂取作湯點之本草乳香仙方
用以辟穀名義集什物篇曰阿伽陀此云普去能去眾
病又翻圓藥華嚴經曰阿伽陀圓眾生病者眾病悉除
千生萬死何時已生死來去轉迷盲不識心中無價寶猶
似盲驢信脚行

老病殘年百有餘面黃頭白好山居布裘擁質隨緣過豈
羨人間巧樣模心神用盡爲名利百種貪婪進己軀浮世
幻化如燈燼冢內埋身是有無

世間何事最堪嗟盡是三途造罪種不學白雲高下客一
條寒衲是生涯秋到任他林落葉春來從你樹開花一界
橫眠閑無事明月清風是我家

昔年曾到大海遊爲不摩尼誓懇求直到龍宮深密處金
關鎖斷主神愁龍王守護安耳裏劍客星揮無處搜賈客
卻歸門內去明珠元在我心頭

名義集七寶篇曰摩尼或云踰摩應法師云正云末尼
即珠之摠名也此云離垢此寶光淨不爲垢穢所染或

加梵字顯其淨也又翻增長有此寶處增長威德又增
長論云摩尼珠多在龍腦中有福衆生自然得之亦名
如意珠常出一切寶物衣服飲食隨意皆得此珠者毒
不能害火不能燒善友太子之事事苑八載之智度論
十二載能施太子事諸教要集等可并考

○評曰此詩親設巧喻菩薩最初回地時爲挑昏衢之智
燈爲長夜之慧炬利濟薄福昏暗衆生發起大精誓求阿
耨菩提如珠恰如商主入海求無價寶珠龍宮深密
處者指八識賴耶渺茫湛寂之處也既而積衆善動萬
行多拜多禮長坐不卧轉求轉遠轉進轉失晝夜困苦
主神大覺慈其法珠難得也恰如金關鎖斷海神揮劍

心神憤悶精魂煩亂無手腳可著伎盡詞窮放手茫然
而坐何計內外中間八紘四維總是一顆粲然摩尼寶
珠也初知彼南岳所謂頓悟心源開寶藏也是亦丹霞
所謂智者安然得者乎

衆星羅列夜明淡點孤燈月未沈圓滿光華不磨瑩桂
在青天是我心

千年石上古人蹤萬丈巖前一點空明月照時常皎潔不
勞尋討問西東

寒山頂上月輪孤照見晴空一物無可貴天然無價寶埋
在五陰溺身軀

我向溪前溪照碧流或向巖邊坐盤石心似孤雲無所依悠

悠世事何須覓

我家本住在寒山石巖棲息離煩緣泯時萬象無痕迹舒
處周流徧大千光影騰輝照心地無有一法當現前方知
摩尼一顆珠解用無方處處圓

世人何事可吁嗟苦樂交煎勿底涯生死往來多少劫東
西南北是誰家張王李趙權時姓六道三途事似麻祇爲
主人不了絕遂招遷謝逐迷邪

張王李趙非趙高李斯緣只可見張三李四事

余家本住在天台雲路煙溪絕客來千仞巖巖溪可避萬
重谿澗石樓臺撐中木屐沿流步布裘藜杖繞山迴自覺
浮世幻化事逍遙快樂實善哉

丹丘迥聳與雲齊空裡五峯遙望低鴈塔高排岫青嶂禪
林古殿入虹蜺風搖松葉赤城秀霧吐中嵒仙路迷碧落
千山萬仞現藤蘿相接次連谿

謝玄暉敬亭山詩曰茲山亘萬里合沓與雲齊丹丘赤
城見于前釋氏要覽佳處篇曰西域記昔有比丘見羣
鴈飛翔戲言知時忽有一鴈投下自殞衆曰此鴈垂誠
宜旌厚德於此瘞鴈建塔

自從到此天台境經今早度幾冬春山水不移人自老見
卻多少後生人

三字

寒山道無人到若能行稱十號有蟬鳴無鴉噪黃葉落白

雲掃石磊磊山隩隩我獨居名善導子細看何相好

十號嬰珞經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
上土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磊磊衆石兒書禹貢註
隩隈也善導法華經序品註曰導師謂佛也良以說法
入定能導於人故稱導師相好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詳三藏法數及智論

寒山寒氷鎖石藏山青現雪白日出照一時釋從茲暖養
老客

我居山勿人識白雲中常寂寂

寒山溪稱我心純白石勿黃金衆聲響撫伯琴有子期辨
此音

列子湯問篇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躬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重巖中足清風扇不搖涼氣通明月照白雲籠獨自坐

老翁

寒山子長如是獨自居不生死

拾遺二首新添

我見世間人箇箇爭意氣一朝忽然死祇得一片地闊四尺長丈二你若會出來爭意氣我與你立碑記

家有寒山詩勝你看經卷書放屏風上時時看一遍

少年懶讀書三十業由未白首始得官不過十鄉尉不如多種黍供此伏家費打酒詠詩眠百年期髣髴

髣髴聞不審兒又不明兒

抄此詩不載舊本有說檢異本得之異本隋州大洪伴山慶預序并劉覺先跋有之

豐干禪師錄

道者豐干未弱根裔，古老見之，居于天台山國清寺。齋
齊眉，蠶裘擁篲，緇素問撫，乃云：「隨時貌悴，昂藏恢端，七尺
唯攻春米，供僧夜則扁房吟詠，自樂郡縣，請知咸謂風僧。
或發一言，異於常流。」忽爾一日，騎虎松徑來入國清，巡廊
唱道，眾皆驚訝，怕懼，怛然竚欽其德。昔京輦與胤救疾到
任，丹丘跡無追訪，賢人隱遯，示化東甌，唯於房中壁上書
曰：

齋以制切末也，胃也。別本云：東甌，閩中也。

余自來天台山，凡經幾萬回，一身如雲水，悠悠任去來。
逍遙絕無閑忘機，隆佛道世途岐路，心衆生多煩惱。

忘機則佛道隆分別則魔軍熾方

兀兀沈浪海漂漂轉三界可惜一靈物無始被境埋電光

瞥然起生滅紛塵埃

寒山特相訪拾得罕期來論心話明月太虛廓無礙法界

即無邊一法音徧該

本來無一物亦無塵可拂若能了達此不用坐兀兀名ノ

拾得錄

equal 禪師寒山拾得者在唐太宗貞觀年中相次進赤於
國清寺拾得者豐干禪師曰遊松徑徐步於赤城道路側
偶而聞啼乃尋其由見一子可年十歲初謂彼村牧牛之
子也問逗留云我無舍無姓遂引至寺付庫院假人來認
數日問絕其親鞠乃令事知庫僧靈熠經于三祀頗會
人言令知食堂香燈供養忽於一日與像對坐佛盤同餐
復于座僧前云小果位喃喃呵哩而言傷哉

和藹周書無遺鞠子羞託鞠養也三祀象祥子切年也
爾雅商曰祀取四時祀事一周也食堂安賓頭盧始道
安法師詳高僧傳又食堂文殊爲上座谷響集可考呵

律儀鄙俗也呵責也

熠謂老宿等此子心風無令下供養乃令厨內洗滌器物
每晨盥漱而以筒盛寒山子來負之而去或發一言我有
一壇在陰中無人別者眾謂癡子寺內山王僧弟參奉
及下供養香燈等務食物多被鳥所耗忽一夜僧眾同夢
見云拾得打我瞋云你是神道守護伽藍更受沙門
參供養既有靈驗何以食被鳥殘今後不要僧參奉供
養山僧眾上堂各說所夢皆無一差靈熠亦然喧喧未
止時下供養忽見山王身上而有杖痕所損熠乃報眾眾
皆云有各云夜夢斯事乃知拾得不是凡間之子一寺紛
紛具狀申州報縣符下賢士邀跡菩薩化身宜令號為

得賢士

自此後常使淨人直香華供養

又於莊頭牧牛歌詠叫天又日半

月布薩眾僧說戒法事令時拾得驅牛至堂前倚門而立
拊掌微笑曰悠悠哉聚頭作相這箇如何老宿律德怒而
呵曰下人風狂破於說戒拾得笑而言曰心無瞋即是戒
心淨即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尊宿出堂打趁拾
得令驅牛出去拾得言我不放牛也此羣牛皆是前生木
德知事人咸有法號喚者皆認時拾得一喚牛云前生
律師弘靖出時一白牛作聲而過又喚前生典座光超出
時一黑牛作聲而過又喚直歲靖本出時一牯牛作聲而
出又喚云前生知事法忠出時一牯牛作聲而出乃獨寧
謂牛曰前生不持戒人面而畜心汝令招此答怨恨於何

人佛力雖然大你孤於佛恩大衆驚訝忙然曰此又報州縣使令八州不赴召命盡代人仰曰此顯現寺衆徬徨咸歎菩薩來於人世聊纂實錄貴不墜爾兼於土地堂壁上書語數聯貴示後人乃集語曰

四分云伽藍中立神屋傳云中國僧寺立鬼廟增輝記云卽鬼子母廟也次立伽藍神廟護伽藍神者有十八次立賓頭盧廟布薩此律居常式也此云共住又云淨住毘奈耶云東洒陀唐言長養淨謂除破戒垢長養清淨故意令半月半月憶所犯事對無犯人說露冀改前愆一則遮現在之更爲二則懲未來之慢法故毘尼母論云何名布薩答斷名布薩謂能斷所作能斷煩惱能

斷一切不善法故詩雄雉瞻彼日月悠悠我愁註悠悠思長也勅修清規典座職掌大衆齋粥一切供養務在清淨直歲按僧史謂直一年之務故立此職前漢書六十二司馬遷傳讚曰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拾得詩宋高僧傳十九拾得傳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於寺土也神廟壁見拾得偈詩附寒山集中

東洋海水清清水清復見底靈源涌法泉斫水無刀痕撈聲經九曰然彼諸魔雖有大怒塵勞內汝妙覺中如風吹光如刀斷水了不相觸汝如沸湯彼如堅氷煖氣漸隣不日消殞

我見龍鬚土燈心挂須彌寸樵煮大海甲林大地石

通鑑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爲虺口
不道忠信之言爲器

蒸沙豈成飯磨輒將作鏡說食終不飽直須著力行

蒸沙撈嚴經第一曰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
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
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嘉饌華嚴十
三曰如人設美饌自餓而不食於法不修行多聞亦是
○評曰此章大意見性不明了入理不真認得見聞覺
知證取八識無知以爲菩提底雖歷三祇劫數不能得
法成就不覺墮聲聞二乘部類恰如蒸沙似磨輒所以
謂直須著力行試問作麼生是著力行底寒公曰咄咄

咄三界輪回此語若見得分明許你親著力了

恢恢大丈夫堂堂六尺士枉死埋家間可惜孤標物
不見日光明照耀於天下太清廓落洞明月可然貴
余本住無方磅礴無爲理時涉涅槃山徐步香林裡
磅礴二字出于寒山詩二百四十一首

左手握驪珠右手執摩尼莫耶未足刀智劍斬六賊
般若酒清冷飲啄澄神思余閑來天台尋人人不至

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當此時人人自謂握靈蛇
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又莊子列禦寇篇曰河上
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
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

驪龍領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摩尼事出寒山詩七言十一首
寒山同爲侶松風水月間何事最幽邃唯有遯居人
悠悠三界主

○評曰首書曰此五字未穩當恐衍文乎明哲者可辨之鵠林曰此五字極是奇絕拾公平生肝膽一時吐出了也與寒公所謂咄咄三界輪回以字不成八字非古佛路淒淒無人行至此金跡誰不踏旋機滯凡累可畏生死輪輪之未曾息嗟彼六趣中茫茫諸迷子人懷天真佛太寶心珠秘迷盲沈沈流汨沒何時出智度論五曰生死輪載人諸煩惱結業大力自在轉無

人能禁止何時出

拾得自閭丘太守拜後同寒山子把手走出寺跡隱後因國清僧登南峯采薪遇一僧似梵儀持錫入巖挑鎖子骨而夫乃謂僧曰取拾得舍利僧遂白寺衆衆方委拾得在此巖入滅乃號爲拾得巖在寺東南隅登山二里餘地聊錄如前貴示後人矣

拾得詩

諸佛留藏經祇爲人難化不唯賢與愚箇箇心構架造業大如山豈解懷憂怕那肯細尋思日夜懷姦詐維摩經香積佛品曰以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乃可調伏

嗟見世間人箇箇愛喫肉。碗碟不曾乾。長時道不足。昨日設箇齋。今朝宰六畜。都緣業使牽。非于情所欲。一度造天堂。百度造地獄。閻羅使來追。合家盡啼哭。鑪子邊向火。鑪子裡澡浴。更得牛頭時。換卻汝衣服。

祖庭事苑一曰。建中初。蜀相崔寧之女。以金茶杯無儲。病其慰指。取標子盛之。既啜而杯傾。乃以蠟環標子。使其杯遂定。即遣匠以漆環代蠟。進於相國。相奇之。為製名。托子曰。行於代。是後傳者更環其底。閻摩羅上引義。梵六帖。又瑜伽論。曰。問。能摩主為能損害。為能饒益。何故名法王。答。由饒益眾生。故若諸眾生執到王。所令憶念。遂為現彼相似之身。告曰。你等自作當受其果。由感

那落迦。新業更不積集。故業盡已。脫那落伽。是由能饒益眾生。故名法王。龐居士偈云。遙欲暫時情。長劫入地獄。縱令得出來。異形人不識。左二十五年杜預註。六畜馬牛羊雞犬豕是也。

出家要清閑。清閑即為貴。如何塵外人。卻入塵埃裏。一向迷本心。終朝役名利。名利得到身。形容已顛顛。况復不遂者。虛用平生志。可憐無事人。未能笑得你。

班固答賓戲曰。朝為榮華女。為顯頓。

養兒與取妻。養女求媒娉。車重皆是業。更殺眾生命。聚集會親情。總來看盤飣。目下雖稱心。罪薄先注定。飣。彙丁定。切置食。又貯食也。十王經爾時世尊告大眾。

言諸衆生有同生神左神記惡形如羅刹常隨不離志
記小惡右神記善形如吉祥常隨不離皆記微善按名
雙童亡人先身若福若罪諸業皆書盡持奏與閻羅法
王其王以簿推問亡人算計所作隨善隨惡而斷分之
得此分段身可笑好形質面貌似銀盤心中黑如捺烹猪
又宰羊誇道甜如蜜死後受波吒更其稱冤屈

三藏法數出二種生死其一曰分段生死釋曰分段即分
限段即形段謂六道衆生隨業力所感果報身則有長
有短命則有壽有夭而皆流轉生死故名分段生死同
卷出八寒地獄其三曰阿吒吒地獄釋曰梵語阿吒吒
或曰嚩嚩謂受罪衆生由寒苦增極唇不能動唯於舌

中作此聲也其四曰阿波波地獄釋曰梵語阿波波或
云唵唵婆謂受罪衆生寒苦增極舌不能動唯於唇間
作此聲也今此曰波吒者蓋略取阿波波阿吒吒言乎
佛哀二界子總是親男女恐沈黑暗坑示儀垂化度盡登
無上道俱證菩提路教你癡衆生慧心動覺悟

法華經譬喻品云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衆生皆是
吾等黑猪坑地獄經曰鐵圍山東西有黑暗處
佛捨尊榮樂爲聰諸癡子早願悟無生辨集無上事後來
出家者多緣無業次不能得衣食頭鑽入於寺

法華譬喻品佛爲王子時棄國捨世榮
嗟見世間人永劫在迷津不省這箇意修行徒若辛

我詩也是詩有人喚作偈詩偈認一般讀時須子細縱
細披尋不得生容易依此學修行大有可笑事

西域記曰舊曰偈梵本略也或曰偈作梵音訛也今從
正音宜云伽陀唐言頌

有偈有千萬卒急述應難若要相知者但入天台山巖中
深處坐說理及談玄共我不相見對面似千山

世間億萬人面孔不相似借問何因緣致令還如此各執
一般見互說非兼是但自修己身不要言他已

男女爲婚嫁俗務是常儀自量其事力何用廣張施取價
誇人我論情入骨癡殺他雞犬命身死隨阿鼻
召義集地獄篇梵語阿鼻此曰無間

世上一種人出生常多事終日傍街衢不離諸酒肆爲他
作保見諸他說道理一朝有乖張過咎全歸你

生性韓文六年至十二三頭角各相陳二十漸乖
我勸出家輩須知教法深專心求出離輒莫深貪淫大有
俗中士知非不愛金故知君子志任運聽浮沉

龐居士偈曰世人重珍寶我貴利那靜人多亂人心靜
見真如性性空法亦空十八絕行蹤但自心無碍何愁
神不通

寒山自寒山拾得自拾得凡愚豈見知豐干卻相識見時
不可見覓時何處覓借問有何緣何道無爲力
維摩經序曰眇莽無爲而無不爲罔知所以然而能然

者不思議也。證道歌曰：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

從來是拾得，不是偶然稱別無親眷。屬寒山是我兄，兩人
心相似，誰能復俗情？若問年多少，黃河幾度清。
若解捉老鼠，不在五白猫。若能悟理性，那由錦繡包真珠。
入席袋，佛性止。蓬茅一羣取相，漢用意，總無交。
退之寄盧同詩，立召賊曹呼五白，盡取鼠輩尸。諸吏管
解曰：有說引此，以為五白猫之證。愚謂韓詩不可為猫
事看之。平師謂韓詩實描事也。捉鼠輩者，非猫而何。
連、常寬廣此，則名為布，輕已惠於人，方可名為施。後來
人不知焉能會此義，未設一庸僧早擬望富貴。

獼猴尚教得人何，不憤發前車。既落坑，後車須改轍。若也
不知此，恐君惡合殺。比來是夜又變，即成菩薩。

徐學老勸童行勤學，文曰：且如獼猴獸類也，尚可教以
藝解。鵲鵲禽鳥也，尚可教以歌唱。人為萬物靈，如不學
視禽獸之不若也。出緇門警訓。

君不見二界之中紛擾擾，祇為無明不了絕。一念不生，心
澄然，無去無來，不生滅。

故林又斬新，刻源溪上人天姥峽關嶺通同次。海天灣溪
曲島間，水雲雲借問。嵩禪客日輪何處暇。

謝靈運登臨海嶠與惠連詩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
岑。注漢書曰：會稽有剡縣。吳錄地理志曰：剡中縣，名有

天姥山又孫興公遊天台山賦註曰剡縣東南有天台山嵩禪客南泉法嗣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傾見傳燈森森大水見雲雲濛濛乎江水大波謂之濛

自笑老夫助力收偏戀松巖愛獨遊可歎往年至今日注運還同不繫舟

一入雙溪不計春鍊暴黃精幾許斤鑪竈石鍋頻煮沸土甌久蒸氣味珍誰來幽谷餐仙食獨向雲泉更勿人延齡壽盡招手石此棲終不出山門

招手石傳燈二十七智者大師十五禮佛像誓志出家恍然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峯頂有僧招手接八一如藍

你當居此汝當終此後大建七年乙未謝遺徒眾隱天台山佛隴峯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峯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爾師至光曰還憶曠昔舉手招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微悲喜交懷乃執手共到菴處躑躅一羣羊浴山又入谷看人貪竹寒且遭豺狼逐元不出孽生便將充口腹從頭喫至尾餓餓無餘肉

張籍寄李渤詩註本草躑躅即杜鵑花羊食則死見之躑躅以此得名竹塞者簍乎莊子駢拇篇云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搏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詩鳥獸羣尾孔化曰羣

○託曰此詩拾公見一羣羊涉山徑臨溪流有所感慘然而賦成者也言彼偶值真人貪竹塞忘還羊幸雖免人禍終羅獸厄豺狼齒牙必不遠矣可惡也凡一切有情四生含識各一元氣互分四大總是羣生一族乳化同類也而不顧互相吞吸強鳴嚙牙弱弱縮舉體畏強強弱窺探殘害無止時你今斃彼只腹之彼亦斃你必只腹之烏乎負命假肉豈不償必不可免你既捉彼彼亦果捉你捉捉依舊殺戮生殺往復如旋火輪報應因果等滴油箭死彼生此億劫苦果每思念齒牙欲戰落是故未曾有經說食肉人有十種過失若九急須出離縱你營眾喜修萬行總是生死大兆何日得昇

次若人欲超出此段禍患先須見性你若一出得見性去千生多少罪纏徹底脫卻億劫生死業障和根拔盡是故寒公曰咄咄咄三界輪回

銀星釘秤衡絲絲作秤紐買人推向前賣人推向後不顧他心怨唯言我好手死去見閻王背後揮掃帚

龐居士偈曰枉法取人錢誇道能計算

閉門私造罪準擬免災殃被佗惡部童抄得報閻王縱不入羅湯亦須卧鍊牀不許雇人替自作自身當

雙童事上引十王經又莊子庚桑楚篇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永嘉證道歌曰作在

心既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

悠哉塵裡人常樂塵中趣我見塵中人心多生愍顧何哉
愍此流念彼塵中苦

無去無來本湛然不居內外及中間一顆水晶絕瑕翳光
明透滿出人天

少年學書劍叱馭到荊州聞伐匈奴盡婆娑無處遊歸來
翠巖下席草枕清流莊士志朱紱獼猴騎土牛

詩悶官篇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又殷武篇撻彼殷武奮
伐荊楚事文類聚別集曰魏周泰爲新城太守司馬宣
王使鐘毓喁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
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

采故守史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三界如轉輪浮生若流水蠢蠢諸品類貪生不覺死你看
朝垂露能得幾時子

閑入天台洞訪人人不知寒山爲伴侶松下嗽靈芝每談
今古事嗟見世愚癡箇箇入地獄那得出頭時

古佛路淒淒愚人到卻迷祇緣前業重所以不能知欲知
無爲理心中不挂絲生生勤苦學必定親吾師

各有天真佛號之爲寶王珠光日夜照玄妙卒難量盲人
常心兀那肯怕災殃唯貪姤佚業此輩實堪傷

出家求出離哀念苦衆生取佛爲揚化令教選路行何曾
解救苦恣意亂縱橫一時同受溺俱落大深坑

○評曰此詩稱真正道德智行佛子呵末法頑空無記
默照啞羊質繼師評唱此詩之日寒鐵禪者慨念曰我
聞十力調御纔出現於世則有六種神異帶八種圓音
蓋八萬徒衆演五時妙義梵釋戴足龍天委命擬吾輩
蚊子量亦無而拾公曰助佛揚化是何心哉顧非欲滴
蟪蛄眼裏淚扶揚蒼海波浪者乎有何伎量堪扶佛耶
寔可怪饑凍上座曰否也居吾語你是扶佛本志播揚
難遇大教之義也昔調御師降下兜率出世迦維六白
枯坐八相成道展開三百六十勝會利濟四生六凡含
識有頓漸顯密教演偏圓半滿旨是欲使吾人得佛智
見之外全無他事全無別肯心包大虛量周沙界名之

爲佛寶其新盡火滅後畢波羅窟中結集彼所說幻出
五千餘編貝葉具有八萬四千妙義該羅萬有包括大
千名之爲法寶束以留下末代欲引薄福昏愚之勞
生者也縱雖留下末代不得見道分曉智鑑高照助佛
爲揚化令教選路行底佛子則無異左揀蠹殘古紙堆
所以道道不獨行得入以弘道若有一人三五七年只
管究明去參決來一旦豁然而貫徹自性佗性法界性
一見見透無餘蘊是即真正見道底端的也於此把從
上佛祖折角諸訛難信難解底話頭一見總是自家屋
裏事如萬里異鄉見妻子面一毫髮許無疑滯此時游
泳龍宮海爲裡來隨機受用任手拈弄出片言也如太

火聚如熱鐵板吐隻字也如鳩鳥尾如象王鼻數大慈
雲行大法施經三祇劫無退倦名之爲眞佛子寔無比
僧寶也助佛揚化何畏之有若又最初莽鹵而眼目不
分曉縱雖暗誦一代時教記取四華陀論橫說豎說感
天華亂墜異香薰徹總是欺誑惑說話邪魔所說不
許稱佛子况懷勝佗心挾利名念亂自行法施乎名之
爲不淨說法入地獄也如炮珠飛見閻老去亦無暇矣
若又似認取見聞覺智證得寂照無記以爲足底自了
鬼窟漢子堪作何用其餘如吟弄詩偈耽著文字底流
華小兒部屬豈足取耶若人欲辨自見性淺深得力多
寡眞僞如何須著兩處點檢於動靜二境心無得步否

到佛祖眞正穩密說話見徹無疑惑否作麼生是佛祖
眞正穩密說話乾峯三種病疎山壽塔因緣

常飲三毒酒昏昏都不知將錢作夢事夢事作鐵圍以苦
欲捨苦捨苦無出期應須早覺悟覺悟自歸依

雲山疊疊幾千重幽谷路深絕人蹤碧磻清流多勝境時
來鳥語令人心

後來出家子論情入骨癡本來求解脫卻見受驅馳終朝
遊俗舍禮念作威儀博錢沽酒喫調成客作兒

若論常快活唯有隱居人林花長似錦春色常新或向
巖間坐旋瞻丹桂輪雖然身暢逸卻念世間人
我見出家人總愛喫酒肉此食上天堂卻沈歸地獄念得

兩卷經欺佗市廛俗豈知廛俗士大有根性熟
我見通鈍人燈心挂須彌蟻子齧大樹焉知氣力微學識
兩莖菜言與祖師齊火急求懺悔從今輒莫迷
君見月光明照燭四天下圓輝挂大虛豈待能蕭灑人道
有虧盈我見無衰謝狀似摩尼珠光明無晝夜
余住無方所磅礴無爲理時陟涅槃山或玩杏林寺尋常
祇是閑言不干名利東海變桑田我心誰管你
左手握驪珠右手執慧劍先破無明賊神珠自吐酸傷嗟
愚癡人貪愛那生腔一墮三途間始覺前程險

三途詳干寒山詩二百六十四首

般若酒冷令飲多人易醒余住天台山凡愚那見形常遊

溪谷洞終不逐時情無思亦無慮無辱也無榮
自從到此天台寺經今早已幾冬春山水不移人自老見
卻多少後生人

平生何所愁此世隨緣過日月如逝波光陰石中火任佗
天地移我揚巖中坐

嗟見多知漢終日狂用心歧路逞嘍囉欺謾一切人唯佗
地獄滓不修來世因忽尔無常到定知亂紛紛

嘍囉自負多口義也

○評曰師近頃有示梵治禪人數行初學士可評之一
件也故不顧繁文記于茲禪人梵治始入台教密室微
鎖三觀意且探八教頭一朝憤然而超出教網奮投入

禪海波瀾不久少，喫著彼海水鹹酸，惱心如潮涌，慢情如山聳。於此載破笠，撚瘦藤，窺虎穴，探魔宮。西窮長石，肥築北限，信越能負，偏跨諸老門間。逞嚙囉，恣狼藉，凌奪先輩，輕蔑後生。謗殺諸聖，罵辱羣賢。列利耆舊，見其狂談熾盛，不可輒救。順摩猊以送出為賢，尋常告諸友曰：「教海者我舊小窠，豈足回顧？願欲擇禪林毒樹有惡果苦葉者，且充我蔭涼一匝。」四海拄杖頭未嘗一箇，以蒿枝底亦拂著，無所向不，破無所觸不碎。已哉！我其買船入大清乎？大清亦可知矣。其始走西東，日雖數次，探四刹寺門，不屑予，寡陋涕唾亦不吐。若人談及鵠林者，裡慢罵不止。今歲寬保壬戌春，見葉風吹著，末後錯撞

入我間，提窟袖鐵鞭，握彩畫扇，如惡虎窺狐穴，似饑鷂見跛兔。視予如怨讎，欲隨例盡狼藉，其勢焰不可觸。侵予則輕輕逼拶，推到緊要處，痛與三頓，徵詰往返互數。次理盡詞窮，憊柱碎，慢幢折終，誓首作師資禮，且乞安名。予則名之以梵治之字，嗟治也。謹恕夫，惱心強盛之士，往往打失道情。若人打失道情，則醜行惡作無事不行。甚者到鞭命孃，犯姊妹，諸方匡徒領眾，須彌座上，碩德明師見你，輕忽戲慢，垢罵杖辱之日，非悉漏盡羅漢故。三日五日，必有不甘食之憂愁。又其參入間徒，無不忿淚，怨恨憂鬱，其罪歸誰？身心去以戈戟，害人者暫時湯賊，虛妄幻質，以言舌害人者，剎幾多少德行令名。

天神憎嫌地祇瞋恨昔有金色鬼口吐數萬臭蟲餓苦
更其小言彼是清淨持戒比丘也不謹口業故受此惡
報又有維那罵辱老比丘故多劫墮地獄最後生旃陀
羅家胎妊之間臭氣滿室纔生下來醜惡短少臭臭蕩
人魂常行廁上屢糞穢食有四果聖者來告宿因如大
陽平侍者明菴心授上足而窮五位祕決盡三種宗要
稱太陽門下隻箭爲新豐洞裏大絃後雖住太陽憍性
禾罷終打失道情常忌出其右者明菴始既臨示寂告
門人曰塔若無恙得十年開塔再供養既三年而平妬
其言發塔見之菴定軀嚴然如生平憎之積薪燒經三
日定軀增鮮明也門人參徒有敬畏有哀號有禮拜有

咨嗟平瞋振鐮子大因一聲頂骨乍鐮破洒油又燒官
惡之剝落衣盂爲俗名黃秀才終擯出四境法屬舊友
盡憎不容行乞終頭臥三叉路口爲野犬見齧殺應明
菴阿又識矣嗟憐心賊人胡爲其如是猛利哉好箇堂
堂叢林英豪寥廓宇宙閒到無所置五尺軀是皆憍鬼
作祟者也此鬼常擇聰明俊利人極百端窺探終入肺
腑中夫蒼海長百川以下大凡學道士宜謙下辭讓以
助道業古園成寺僧逢行疫鬼神問曰經咒祕符僧尼
巫祝戈戟香具之間極你恐怖者何爲最哉鬼曰吾輩
受天勅流行何恐之有特如謙遜慈念人無數善神晝
夜圍遶佐其善心吾輩醜惡卑賤四十由旬中親近亦

不得況謙下人其福如大地廣厚何處下手慈心人其德如大虛寬大非我輩小鬼所議如彼憍慢妬害人無量邪鬼晝夜圍繞弼彼慢心是故窺入如入舅姑家况衆鬼爲公事走向添我力哉取彼如囊裡探丸是故多少憍慢不遜人無不落吾手末法凜季佛法漸威德衰故人各恃小智憍心人最多憍依其智不足吾輩不得閑暇不亦宜哉寔可恐也予昔在越英巖日有尾州僧跋上座者誇管見恃機才呼列利諸老多以二字呼流輩總限一字其謗欲譏鋒終無敵者予竊謂如彼後來必失道情矣三四年後予行濃東巖龍菴居春雨連日鎖四面坐一日有傾破笠引枯藤勑率上來扣柴扉者

扣又窺窺又扣少開扉纔出鼻端誰何從尾州赴濃北僧來乞寄宿者也予則開扉引吹星火溫殘茶附予雨中備彼則架兩臂於膝上貪殮如餓狗醜陋溢目臭氣撲鼻刺自額上到耳畔有一棒一條痕血點所所猶未乾熟視跋上座果打失道情破墮郎落者也從上辨財多問悟解了知透底忘卻終爲一箇乞奴寔可憐予曰我始以你爲平常僧熟顧人命在呼吸間你若死此于夜中見你今刀瘡人其以我爲害你其速行行宿山下舊社來日又來飯脫破襪附跋則涕泣出予亦不覺淚下可悲非打失道情而已子面亦不記其後月餘而濃北人捉草賊三箇引出河邊斬之聞其一者尾州僧寔

可悲也野州僧有猛上座者是又跋心友也利背惡口
不屑跋後打失道情爲俗入武陵伎肆掃酒戲場洗滌
酒器竟乞食街上死播州何某住山才藝智見人盡恐
畏後打失道情道再修堂上古佛化百金往京師買婦
人有容色者爲僧促歸同器食同牀卧鎖大櫃安掌上
告曰莊嚴大盡心他日設大供令你輩瞻禮誰知古佛
向賣卻畢別令泥塑彩畫安著櫃中不久通身發惡瘡
入馬屋卧蚊虻咬肌蒼蠅打面不管無分人事終悲泣
號哭死總山梨大龍蘭若有新豐餘音祖龍長老者是
又平生憐心熾盛而嘍囉大口無忌憚寬文十二壬子
冬徒衆容千指一夜設茶果招十數輩茶話到更深舉

宗要品藻古今罵詈諸方輕忽當世乍發大聲叫曰你
輩見我面乎此山林葉樹枝一一有我部屬充塞各把
羽扇促招我豈不行你輩莫悲予不在哀號憂惱不久
我其歸來逐一可迎你輩行欲走出怒眼瞪洒血惡口
裂到耳有膂力禪客七八輩走前拘留七任公顯掣如
香象衝如惡虎闖山徒衆盡環列誦經誦咒盡力滴汗
彼之惡口罵詈聲奪衆經有一老僧把理趣分欲塞其
口經輒入口中自此不能言妖勢漸衰時山中震搖聲
喧林岳叫曰何某在此何某在此今夜雖不任懷他日
必又來取各報山與姓名怒叫分散少焉遠村近里緇
素走來滿寺門問之答曰猛火焦天山皆赫赤也爲救

火走來自此誦經七日各滴丹悃狂者如眠面色漸如常嗟不依祕經神咒大威力何再得復人身若州上中郡何某住僧是又聰明利智漢也常逞嘍囉終打失道情養其兄女同室卧舊隨婆子妬之殺深埋湖中婆子弟訟之官身既見磔昔濃池田有文秀者蒼居是又打失道情者也惡漏池密事咒詛男女二人七日斃不久而發願道觸目皆劍樹狂走死有殺馬受其祟長老有拒諫殺晚年僧被刑學人有擲佛像於地上立受重病禪客其餘有所忌有所憚不筆記者十數輩箇箇盡是聰明嘍囉憍慢見刺不可輸你今見地悲哉爲一念纔錯了終忘卻道情乍墮魔道永劫受苦患可惜其始喫

盡多少艱辛窺祖庭藩籬發神俊才成梁棟基有敬者有恐者有慕者有愛者可謂叢林英豪法窟人傑也誰計不能伏憍心故到其死不及馬牛犬豕馬子細點檢其本志欲識殺他人謗倒他人發輝自身名利是非大錯哉非袈裟下失人身耳多劫入魔壘矣昔筌置解脫上人入止觀之室鎖靜慮窓燕坐者累日一夜鼻煙圍屋腥風撲扉外面大騷嚇焉指憲紙見之有數萬異形充滿恭前僧貌而多著袈裟有象眼鵝鶩者有鵬目象鼻者見其身量或一丈或二丈高鼻高鼻挾羽翼驕腮甚瘦鳴狼牙環眼鉤爪鰐面虎鬚口吐鼻焰眼撒惡星自啄身肉腹拳互擊脫一見牙根戰震寒毛卓豎不

覺欲放聲絕叫時有一老僧著桃花衫挂金縷袍霜眉
垂掩面雪髮亂滿頭爪水精珠尾鵝鳩杖徐徐牛行而
來進告曰脫你已哉不久其墮此部屬此是自拘累孫
佛之時以來學道高僧求法碩德也大凡有憍心慢心
不挾菩提心懷勝他心輕賤他人者一箇無不陷墜此
中今爲迎接你來聚此處者也你今雖無道心少有慈
善心教人不倦是故雖累日來窺不能輒得所恨不具
菩提心故終失道情必墮此部類可惡一度墮入則雖
歷盡萬劫不能出離其苦患記而充龍宮海藏終不可
盡悲哉墮我界內者遠劣地獄衆生地獄有出離期
我無出離時常欲妨千佛出世掩萬經深理然則何經

利我何佛度我恨可恨我最初心行爲求暫時名利輕
忽他高德終受多劫苦患現鬼畜異類身吞聲慟哭上
人亦悲泣合掌曰大德大悲伏願爲我委說菩提心僧
曰你若欲成辦菩提心宜依四弘願行你先雖誦菩提
心文只求多聞強記全不掛懷定可悲陰陰而去脫暫
時恐懼通身憔悴髮毛皆白矣我始見道時憍焰慢火
你輩非其可及者聞老宿說此古實慚汗如炙輟感膽
似受箭惱岳如瓦解慢幢如麻折若不然我其爲從上
十數箇長魁乎如跋與猛立予背後亦不能我今雖無
可利人智無人所信德安閑而眠草廬下者皆彼老宿
錫也勉旃治也自此誓行常不輕行以消除而罪障古

敬送前頭似謹迎遠近皆然阿難問其因緣佛言我生
生終不輕賤一切人祖韶法師有人問曰一切細素老
幼纔見師面則如對爺孃無不歡喜因什麼如此法師
曰我常見一切人時中心敬如佛菩薩想他豈憎嫌我
夫以仁伏人者如鸞鳳於飛禽以威伏人者如虎狼於
走獸如彼鳳鸞翔長空飛禽族望卻目仰望非仰望已
中心全羨敬願得便親近如彼虎狼出溪林走獸輩縮
卻頭恐伏雖恐伏中心盡憎瞋願得時裂衣不遜人王
侯不悅為臣善人不好為友不可室家不宜鄉黨不見
愛朋友不見憐鬼神夫為自賢者人此為愚自為智者

人此為魯自為高者人物之是故情懷不遜禍害倉廩
也辭讓謙遜厚福府庫也其道我平生教放不羈橫行
四海遊俠叢林雖氣岸高凌詞鋒多斃傷風之患亦無
何慎之有譬如伐十圍樹非所以一斧斤而倒者刀刀
不急則俄然倒當其倒時雖備遠近子弟戮力不能挂
也如棄六尺身非所以一不善而亡者行行不止則忽
乎亡當其亡時雖禱上下神祇扣頭不能救也所以勉
曰善不積以不足成名惡不積以不足亡身寔然哉我
昨見吾子如赤子赴井今見少覺知舊非怡悅溢懷可
謂叢林再獲活一箇抱道衲子焉是所以吾子生生定
慧勲果未曾滅絕者也我若見吾子無才器可取無見

地可爰有何暇費紙墨摩挲老眼打此叨叨哉古曰女
者爲愛己者耕士者爲知己者死今爲知己者改其行
何難之有治也慎怨二三十年癡癡呆呆作龜田癡癡
漢子養而德避而禍水能止渴恐能止禍樹能養久則
獻梁棟材水能養溪則救荒旱災白崖山頭四十年有
寂默打坐國師紫野橋下二十年有艱辛刻苦開祖兒
孫綿綿而徧宇宙布海外是故明教大師曰學者愁道
德不充乎身莫愁勢位不在乎己是萬古龜鏡也嗚呼
禾黍雖含嘉煇秋不待熟無異彼稗種松栢雖有棟梁
姿不積年不及棘薪昨見吾子燄火熾然憶跋兼猛切
也縱雖一日二日有宿因成師資緣豈可默止哉是故

昨告吾子以一兩端談而不足夜來挑孤燈滴淚書書
以待吾子回豈特告吾子哉托言於吾子以告多少道
流告以充法施賤志顧予亦彼前車踵覆者也鞭頭覆
前車以待後車者乎自慚鵲林幾死殘喘內乏道德仁
義外無潛行密用而不界棄且假以爲父謂有宿因子
我豈無分甜愛將其甜乎苦乎可中若有所可取留囊
中時時讀之若又爲荒唐蕪詞不足取把附丙丁童亦
可也吾其不可誣祝

迢迢山徑峻萬仞險隘危石橋莓苔綠時見白雲飛瀑布
懸如練月影落潭暉更登華頂上猶待孤鶴期
松月冷颼颼片片雲霞起匝匝幾重山縱目千萬里谿潭

水澄澄徹底鏡相似可貴靈臺物七寶莫能比

世有多解人愚癡學閑文不憂當來果唯知造惡因見佛
不解禮觀僧倍生瞋五逆十惡輩三毒以爲隣死去入地
獄未有出頭辰

人生浮世中箇箇願富貴高堂車馬多一呼百諾至香餅
陀甲宅準擬承後嗣未逾七十年水消瓦解去

水浸泥彈丸思量無道理浮漚夢幻身百年能幾幾不解
細思惟將言長不死誅剝壘千金留將與妻子

雲林最幽棲傍澗枕月谿松拂盤陀石甘泉涌淒淒靜坐
偏佳麗虛巖蒙霧迷怡然居恬地日斜樹影低

可笑是林泉數里多人煙雲從巖嶂起瀑布水潺潺猿啼

暢道此虎嘯滿山間松風清颯颯鳥語聲關關獨步繞石
澗孤陟上峯巒時坐盤陀石偃仰攀蘿松遙望城隍處唯

聞喧喧

高僧青山與白雲東家一推子西舍衆羣羣五峯
聳雲漢碧落水澄澄師指令歸去日下一輪燈

○評曰此詩本洞山道青山白雲父白雲青山兒白雲
終日倚青山總不知而作也云雲少謂一稚子雲多謂
衆羣羣可也本于洞山則不可也洞山說徧正宗者
也

昨夜得一夢夢見一團空朝來擬說夢舉頭又見空爲
空是夢爲復夢是空想計浮生裡還同一夢中

身貧未是貧神貧始是貧身貧能守道名爲貧道人神貧無智慧果受餓鬼身餓鬼比貧道不如貧道人
井底紅塵生高山起波浪石女生石兒龜毛數寸長欲覓菩提路但看此勝槩

寒山詩闡提記聞卷第三

天台山國清禪寺三隱集記

豐干禪師唐正觀初居天台山國清寺翦髮齊眉衣布裘人或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常唱道來虎出入衆僧驚畏無誰語有寒山子拾得者亦不知其氏族時謂風狂子獨與師相親寒居止唐興縣西七十里寒岩以是得名拾因師至赤城道側聞兒啼聲問之云孤棄于此乃名拾得攜至寺付庫院後庫僧靈燭令知食堂香燈忽登座與佛像對盤而餐復於聖僧前呼曰小果燭告尊宿等易令廚內修器常日齋畢滄瀨殘食菜滓以筒盛之寒來卽負之去寒容貌枯悴布襦零落以緋皮爲冠曳大木屐時至寺或廊下徐行或廚內執爨或混處童牧或時叫噪望空慢罵云

咄哉咄哉三界輪迴僧以杖逼逐卽拊掌大笑日問師
古錫不磨如何照燭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
不照燭也更請師道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甚麼寒拾俱
作禮師謂寒曰汝與我遊五臺卽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
我同流曰我不去師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問汝去五臺作
甚麼曰我去禮文殊曰汝不是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
一老翁問莫是文殊否曰豈有二文殊及作禮忽不見後
回天台而化寒因衆僧參茹以茹串打僧背一下僧回首
寒持串云是甚麼僧云這風顛漢寒示傍僧曰你道這箇
師僧費卻多少鹽醬趙州到天台行見牛迹寒曰上座還
識牛麼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漢爲甚麼作牛

去寒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寒曰笑作甚麼州曰蒼天
蒼天寒曰這小斯兒卻有大人之作滿山來寺受戒與拾
往松門夾道作虎吼三聲滿無對寒曰自從靈山下別迄
至于今還相記麼滿亦無對拾拈拄杖曰老兄喚這箇作
甚麼滿又無對寒曰休休不用問他自從別後已三生作
國王來總忘卻也拾掃地寺主問姓箇甚麼住何處拾置
筓叉手而立主因測寒槌胸曰蒼天蒼天拾問汝作甚麼
寒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因作舞笑笑而出又
於莊舍牧牛歌詠叫天曰我有一珠埋在陰中無人別者
衆僧說戒拾驅牛至倚門拊掌微笑曰悠悠哉聚頭作相
這箇如何僧怒呵云下人風狂破我說戒拾笑曰無瞋卽

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汝合，一切法無差。驅牛出乃，吐
前世僧名，牛即應聲而過。復曰：前生不持戒人，面而畜心。
汝今招此，外怨恨於何人？佛力雖然大，汝孤於佛恩護。伽
藍神僧病下食，每每爲鳥所耗，拾杖扶之，曰：汝食不能護，
安能護伽藍乎？神附夢于寺僧，曰：拾得扶我，誥且說夢。
一一無差，視神像果有所損，驚異牒申郡縣。郡謂賢士遊
迹菩薩應身，號拾得賢士。初問丘胤將牧丹丘頭疾，醫莫
能愈。遇禪師名豐干，言自天台來，謁使君告之。病師曰：身
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除之，應須淨水索器咒水，咒之立
愈。問丘異之，乞言示。此去安危之兆，師曰：記謁文殊普賢，
此二菩薩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國清

寺執爨滌器，寒山拾得是也。問丘到任，三日至國清問此
寺有豐干禪師否？寒山拾得復是何人？僧道翹對曰：豐干
舊址在經藏後，今間無人矣。寒山拾得尚處僧對，問丘入
師房止，見虎迹復問在此作何行業？翹曰：唯事負春供僧。
閑則諷詠，入廚尋訪。寒拾見於竈前，向火拍手大笑。問丘
致拜，二人連聲呵叱，把手復大笑。曰：豐干饒舌，饒舌彌陀。
不識禮，我何爲相攜出松門？自此不復入寺。問丘歸郡，送
淨衣香藥到巖，寒高聲喝曰：賊賊遂入巖石縫中。且曰：報
你諸人各各努力，石縫忽合。後有僧採薪南峯，距寺東南
二里遇一梵儀持錫入巖，挑鎖子骨，曰：取拾得舍利子知
个減于此因號巖爲拾得。問丘俾道翹尋訪遺迹於林間。

葉上得寒所書辭頌及村墅人家三百餘首拾亦有詩數十首題石壁間云按舊序二人呵叱自執手大笑問丘歸郡遣送衣藥與夫挑鎖子骨等語乃知不寒山執問丘手問丘未嘗至寒巖拾得亦出寺門二里許入滅今傳燈所錄誤矣因筆及此以俟百世君子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孟春十有九日住山禹穴沙門志南謹記

傳燈錄寒山子章曰寒山復執問丘手笑而言曰豐干饒舌久而放之自此寒拾相攜出松門更不復入寺問丘又至寒巖禮謁送衣服藥物二十士高聲喝之曰賊賊便縮身入巖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怒然而合問丘哀慕余僧道翹尋其遺物於林間得葉上

所書辭頌及題村墅人家屋壁共三百餘首傳布人間曹山本寂禪師注釋謂之對寒山子詩

朱晦庵與南七帖

五月十三日熹悚息啟上久不聞動靜使至特辱惠書獲審比日住山安撫為慰天台之勝夙所願游往歲僅得一過山下而以方有公事不能登覽每以為恨今又聞故人挂錫其間想見行住坐卧不離水聲山色之中尤以不得往同此樂為念也新詩見寄筆勢超精又非往時所見之比但稱說之過不敢當耳二刻亦佳作也但攜行奪市恐不免夫故步耳寒山詩彼中有好本否如未有能為歸校刊刻令字畫稍大便于觀覽亦佳也寄惠黃精留乾紫菜

多品尤荷厚意偶得安樂茶分去廿餅并雜碑刻及唐詩
三冊護附回便幸視至相望千里無由會面臨書馳情千
萬自愛不宣 熹悚息啓上 國清南公禪師方丈 熹
再啓

清衆各安佳兒輩附問黃昏歸三山已久時得書也出師
表未暇寫俟寫得轉寄去未晚也寒山詩刻成幸早見寄
有便只附至臨安趙節推願託其尋便必無不達渠黃巖
人也 熹再啓

國清南公所刊寒山詩錯誤最多甚不稱晦庵先生丁寧
流布之意今以江東漕司本參互校定重刻之山間据詩
稱五言五百十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則今所存纔半耳

寶祐三年乙卯九月旦住靈鷲山行果謹書

陸放翁與明老帖

有人兮山陲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
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 此寒山子所作楚辭也今亦
在集中妄人竄改附置至不可讀 放翁書寄 天封
明公 或以刻之山中也

寒山詩闡提記聞卷第三大尾

京師書林

京都市上京區木屋町二條
只葉書院
河村泰太郎
東京報社第八四四番
大阪振替第一四〇番
電話上九百拾九番

[illegible]

